

初集第一輯目錄

書筏

笪重光

畫筌

笪重光

畫訣

龔 賢

畫語錄

釋道濟

題畫偶錄

戴熙

草心樓讀畫集

黃崇惺

摹印述

陳澧

墨經

晁說之

琴學八則

程 雄

觀石錄

高兆

藝蘭記

劉文淇

履園畫學

錢泳

七頌堂詞繹

劉體仁

七頌堂識小錄

劉體仁

書筏

句容笪重光君宣著

筆之執使在橫畫字之立體在堅畫氣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結在紐轉脈絡之不斷在絲牽骨肉之調停在飽滿趣之呈露在勾點光之透明在分布行間之茂密在流貫形勢之錯落在奇正

橫畫之發筆仰豎畫之發筆俯撇之發筆重捺之發筆輕折之發筆頓裹之發筆圓點之發筆挫鈎之發筆利一呼之發筆露一應之發筆藏分布之發筆寬結擣之發筆緊

數畫之轉接欲折一畫之自轉貴圓同一轉也若誤用之必有病分別行之則合法耳

橫之住鋒或收或出有上下之分堅之住鋒或縮或垂有懸針搖樓之別撇之出鋒或掣或捲捺之出鋒或廻或放

人知起筆藏鋒之未易不知收筆出鋒之甚難深于八分草草者始得之法在用筆之合勢不關手腕之強弱也

匡廓之白手布均齊散亂之白眼布匀稱

畫能如金刀之割淨白始如玉尺之量齊

精美出于揮毫巧妙在于布白體度之變化由此而分觀鍾王楷法殊勢而知之

真行大小離合正側章法之變格方而棱圓棟直而網曲佳構也

人知直畫之力勁而不知遊絲之力更堅利多鋒

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則活蘸筆欲潤燈毫用之則濁黑圓而白方架寬而絲
緊黑有肥圓細圓曲折之圓
白有四方長方斜角之方

古今書家同一圓秀然惟中鋒勁而直齊而潤然後圓圓斯秀矣

勁拔而綿和圓齊而光澤難哉難哉

將欲順之必故逆之將欲落之必故起之將欲轉之必故折之將欲掣之必故頓之將欲仰之必故屈之將欲拔之必故擗之將欲束之必故拓之將欲行之必故停之書亦逆數焉

臥腕側管有礙中鋒乍思停機多成算子

活潑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滯者其機圓機致相生變化乃出
一字千字準繩于畫十行百行排列于直

使轉圓勁而秀折分布勻豁而工巧方許入書家之門

名手無筆筆湊拍之字書家無字字疊成之行

黑之量度爲分白之虛淨爲布

橫不能平堅不能直腕不能展目不能注分布終不能工分布不工規矩終不能圓備規矩有虧難云法書矣

起筆爲呼承筆爲應或呼疾而應遲或呼緩而應速

橫撇多削豎撇多肥臥捺多留立捺多放

骨體筋而植立筋附骨而繁旋骨有修短筋有肥細二者未始相離作用因而分屬勿謂綿軟二字爲劣如掣筆非第一品紫毫不能綿軟也

欲知多力觀其使運中塗何謂豐筋察其紐絡一路

筋骨不生于筆而筆能損之益之血肉不生于墨而墨能增之減之

能運中鋒雖敗筆亦圓不會中鋒即佳穎亦劣優劣之根斷在于此

肉託毫穎而腴筋藉墨瀋而潤腴則多媚潤則多姿

以上論書言淺而旨確非工力深者不解其難也

原跋

此卷爲笪書中無上妙品其論書深入三昧處直與孫虔禮先後並傳筆陣圖不足數也乾隆辛丑夏四月朔丹徒後學王文治記

書筏終

畫筌

江上外史笪重光著

虞山王 輩石谷

毘陵惲 格正叔

評

繪事之傳尙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凡爲畫訣散在藝林六法六長頗聞要略然人非其人畫難爲畫師心踵習迄無得焉聊據所見輯以成篇纖計小談俟夫知者繪苑流傳大都高人韻士寫其胸中逸氣此言人與畫合真爲定論夫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木交割以清爲法畫家最重章法清渾二語通體段落始兩得之形勢崇卑權衡小大景色遠近劑量淺深山之旁脇易寫正面難工山之腰脚易成峰頭難立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衆山拱伏主山始尊羣峰

盤互祖峰乃厚土石交覆以增其高支隴勾連以成其闊一收復一放山漸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長起復收放括盡勢恍面陰崖坳不可窺鬱其林叢如藏屋宇山分兩麓半寂半喧崖突垂膺

有現有隱近阜下以承上有尊卑相顧之情遠山低以爲高有主客異形之象山頭山足僻仰照顧有情近峯遠峯形狀勿令相犯此章法要緊處學者勿輕放過危巖削立全依遠岫爲屏

巨嶺橫開還藉峩峰插笏一抹而山勢迢遙貫腹內陵阿之層轉一峰而山形翠屏在嶺邊樹石之繽紛數徑相通或藏而或露諸峰相望或斷而或連峰夭矯以欲上仰而瞰空砂迤邐以同奔俯而薄地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山脈之通接其水徑水道之達理其山形水道乃山之血脉貫通處

水道不當清則通幅滯當刻意研求者地勢異而成路時爲夷險水性平而畫沙未許欹斜

近水潔洄每於邨邊石脚遠沙迢遞見之峯頂山腰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

色時多沈靄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愛空濛平遠一派水陸有殊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鳬雁刹竿樓檣戍壘漁罾爲映帶邨野以田廬籬徑菰渚

柳隄茅店板橋煙墟渡艇爲鋪陳

畫中平遠最難作此分江湖邨野雨景晚景處即是畫法

以趙大

年爲宗江景則江燕諸公爲妙觀此點綴畫法盡矣

山本靜水流則動石本頑樹活則靈土無全

形石之巨細助其形石無全角石之左右藏其角土戴石而宜審重輕石墊石而應相表裏山水中畫石與尋常畫法不同須合土石渾石之立勢

奇險之致而位置天然方爲合格

正走勢則斜坪之正面平旁面則反半山交夾石爲齒牙平壘逶迤石爲膝趾山脊以石爲領脈之綱山腰用樹作藏身之幄山實虛之以煙靄山虛實之以亭臺山形欲轉逆其勢而後旋樹影欲高低其餘而自聳山面陡面斜

莫爲兩翼樹叢高叢矮少作並肩石壁巒嵒一帶傾欹而倚盼樹枝擗攫幾株向背而紛掣橫崖泉落景已伏而忽通孤嶂石飛勢將墜而仍綴樹排蹤以衛峽石類臥以障虛山外有山雖斷而不斷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

此段言隱

現斷續之妙如文章家龍門叙事法變化無方榆柳茂于邨舍松檜鬱乎巖阿坡間之樹扶疎石

上之枝偃蹇短樹參差忌排一片密林蓊翳尤喜交柯密葉偶間枯槎頓添生致紐幹或生剝蝕愈見蒼顏枝綴葉而參互錯綜弗生窒礙葉附枝而橫斜紓直欲使聯翩宛栱或因發葉之早遲舒屈多由引幹之老稚一本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乘承宛同一本正標側杪勢以能透而生葉底花間影以善漏而豁透則形勝而似長漏則體肥而若瘦作畫樹居其半諸家畫法變態

多種不過爲造化傳神若非鄙陋難得其理此段洗發曲盡元微一本一
林透漏之法畫樹秘要前人所不傳今于江上先生發之令人玩索不盡

烟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雨葉暗而淋漓風枝亞而搖曳木皮之膚理
如生蟠根之植立宜固春條擢秀夏木垂陰霜枝葉零寒柯枝瑣表挺而修
立影互而成行幽巖古柏老狀離奇片石疎叢天眞爛漫山擁大塊而虛腹
木攢多種而疎顯衆山交會借叢樹以爲深細路斜穿繚荒林而自遠沙如
漂練分水勢而復羅邨勢樹若連柵圍山足而兼觀山靜沙邊水蕩偶借石
防峯裏雲生還容樹隱沙之交插處作樹有法惟凝翁最爲擅勝
宋諸公妙景也林麓互錯
路暗藏于山根巖谷遮藏境深隱于樹裏密樹憑山而根株迭露能令土石
分明近山嵌樹而坡岸稍移便使柯條別異樹根無著因山勢之橫空峰頂
不連以樹色之遙蔽峰稜孤側草樹爲羽毛坡脚平斜石叢爲綴嵌樹惟巧
于分根即數株而地隔石若妙于劈面雖百笏而景殊妙在心傳非能口授

石看三

面有圭端刀錯玉尺銀瓶香案琴墩蟲窠魚砌覆孟欹帽缺斯蹲獸蚌殼螺
軀鳥罩犀首之異狀須離象而求樹分單夾有散蝶聚蜂蛇驚鴉集雞翎燕
剪珠綵冰凌竹个綾團簾垂穗結飄縷簇角攢鍼疊紈之殊形貴相機而作

形容樹石之法不離此種而其妙處全在筆墨融化

石有剝蘚之色土有膏澤之容樹勁則清水

柔則秀麓拖沙而勢帯背隱樹而境深瀑亂瀉者源長巖倒懸者脚穩原轔
交迴起空嵐而氣豁雲巖聳矗互脩坂而勢悠山巍脚遠水無近麓之情地
廓廓遙樹少參天之勢山淺莫爲懸瀑樹大無作高山沙勢勿先成背峰頭
而後定遠墅勿先作待山空而徐添懸坪疊石即作山巒低岸交沙便成津
浦瀨層層如浪捲石泛泛似漚浮衆水滙而成潭兩崖逼而爲瀑闊狹因乎
石磧夷險視乎巖梯無風而瀾平觸石而湍激折濤如傾沸湧浪若騰驤派

流遠近爲斷續之分波紋有無由起滅之異水漲闊而沙岸全無水烟浮而

江湖半失平波之行筆容與激湍之運腕回旋浪花迅捲而筆繁濤勢高掀

溪澗江湖畫法迥異玩此不特取勢之布局觀乎縑楮命意寓于規程

五代北宋諸公多工畫水

統于一而締構不禁審所之而開闔有準尺幅小山水宜寬尺幅寬邱壑宜
緊卷之上下隱截皴壞幅之左右吞吐巖樹一縱一橫會取山形樹影有結

有散應知境闢神開畫法不離縱橫聚散四字巧在善留全形具而妨于

湊合圓因用閃正勢列而失其機神眼中景現要用急追筆底意窮須從別
引二語畫禪元要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偶爾天成加以人工而或損此中佳致移之彼處

而多違理路之清由低近而高遠景色之備從淡簡而綽繆挈小以成鉅心

欲其靜完少以布多眼欲其明目中有山始可作樹意中有水方許作山

目中

有山四句卽所謂胸有成竹也今人作畫時胸中了無作山先求入主見信筆填砌縱令成圖神氣索然參此方悟畫法

路出水預定來源擇水通橋取徑設路分五行而辨體峰勢同形譜于地理

象庶類以殊容景色一致味其物情樹無表裏不知隱見之方山少陰陽豈

識濱皴之訣水遲引導難以奔流樹早生根無從轉換瀑水若同簷溜直瀉

無情石塊一似土坯模稜少骨坡寬石巨崇山翻似培塿道直沙蟲遠地猶

同咫尺矣講究邱壑只在路徑水口二者安置穩貼邱壑之理思過半此下論繪事中疵病洗剔略盡若不細加體認卽蹈其

弊繖猶然斧憎桶案之形山厭瓜棱之狀地薄崖危未帖峰高樹壯非宜近山

平田患其壁立離村列樹勿似籬橫挺然者樹容木本毋同草本油然者樹色生枝休似伐枝峰巒雄秀林木不合蕭疎島嶼孤清屋舍豈宜叢雜異境

未可多爲田圃只堪戲作宮殿籌盤而壯麗寺觀清邃而嵯峨園亭之屋幽
敞旅舍之屋駢闊漁舍荒寒田家樸野山居僻其門逕邨聚密其井烟界畫
之工無虧折算寫意之妙頗擅縱橫屋宇畫法諸家體格不同大約意象用筆人屋質無傷于

雅沙草劇不失于文雪意清寒休爲染重雲光幻化少作鉤盤雨景霾痕宜忌風林狂態堪嗔曉霧昏烟景色何容交錯秋陰春靄氣候難以相干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畫而意先今人有畫無題即強題而意索雲裏帝城山龍盤而虎踞雨中春樹屋鱗次而鴻冥仙宮梵刹協其龍砂邨舍茅堂宜其風水山門敞豁松杉森列而成行水閣幽奇藤竹蕭疎而垂影平沙渺渺隱葭葦之蒼茫邨水溶溶映垂楊之歷亂林帶泉而含響石負竹以斜通草媚芳郊蒲緣幽涘潮落沙交水光百道山寒石出樹影千檻愛落景之開紅值山嵐

之送晚宿霧歛而猶舒柔雲斷而還續危峰障日亂擊奔江空水際天斷山
銜月雪殘青岸烟帶遙岑日落川長雲平野闊地表千鐸高標插漢波間數
點遠黛浮空匿秀嶺于重巒立奇峰于側嶂兩崖峭壁倒壓溪船一架危樓
下穿巖瀑孤亭樹覆危磴闌扶溪深而猿不得下壁峭而鳥不敢飛驚濤拍
于怒石叢木擁乎飛梁江上千峰雪積海中孤島雲浮霞蔚林皋陰生洞壑
雨氣漸沈暮景夜色乍分晨光散秋色于平林收夏雲于深岫月映園林之
瀟灑風生野渚之飄飄雲擁樹而林稀風懸帆而岸遠修篁掩映于幽澗長
松倚薄于崇崖近漱鶯飛色明初霽長川雁度影帶沈暉水屋輪翻沙堤橋
斷免飄浦口樹夾津門石屋懸于木末松堂開自水濱春蘿絡徑野篠檠籬
寒檠桐疎山窗竹亂柴門設而常關篷窗繫而爲寄樵子負薪于危峰漁父

橫舟於野渡臨津流以策蹇憩古道而停車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關城
幅巾杖策於河梁被褐擁鞍于棧道賈客江頭夜泊詩人湖畔春行樓頭柳
巖陌上花飛散騎秋原荷鋤芝嶺高士幽居必愛林巒之隱秀農夫草舍常
依隴畝以棲遲攤書水檻須知五月江寒垂釣砂磯想見一川風靜寒潭曉
網曲徑攜琴放鶴空山牧牛盤谷尋泉聲而躡足戀松色以支頤濯足清流
之中行吟絕壁之下登高而望遠臨水以送歸臥看滄江醉題紅葉松根共
酒洞口觀棋兒丹井而如逢羽客望浮屠而知隱高僧看瀑觀雲偶成獨立
尋幽訪友時見兩人此段論畫中諸景凡畫家無有不知者但筆墨
雖疎卽竭意布置終不能逼出真境是有景與
無景同也覽者勿徒愛其詞句
之佳當于景色中有會心處人不厭拙只貴神清景不嫌奇必求境

寶董巨峰巒多屬金陵一帶倪黃樹石得之吳越諸方米家墨法出潤州城

南郭氏圖形在太行山右摩詰之輞川荆關之桃源華原冒雪營邱寒江
寺圖于希古鵠華貌于吳興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繫山川之寫照善師者師
化工不善師者撫纓素拘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叔達變爲子久海
岳化爲房山黃鶴師石丞而自具蒼深梅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方壺之逸
致松雪之精妍皆其澄清味象各成一家會境通神合于天造畫工有其形
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忘象時流託士
夫氣藏拙欺人是以臨寫工多本資難化筆墨悟後格制難成資分格力兼之者難
百年以來一二觀故有董而習之老無所得或其聰明終虧學力此成家立名之所以不易也十幅如一幅胸中
邱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底烟霞無盡全局布於心中異態生于指下氣勢
雄遠方號大家神韵幽閒斯稱逸品寓目不忘必爲名迹轉瞬若失盡屬庸

裁山下宛似經過即爲寶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聚林屋于盈寸之間

招峰巒于千里之外仰眎峩巍訝躋攀之無路俯觀叢蓬喜尋覽之多途無猿鶴而恍聞其聲有湍瀨而莫覩其跡近睇鉤皴潦草無從摹搨遠覽形容

生動堪使留連濃淡疊交而層層相映繁簡互錯而轉轉相形

畫家六法以氣韵生

動爲要人能言之人人不能得之全在用筆用墨時奪取造化
生氣惟有煙霞邱壑之癖者心領神會不然雖畢生撫古法終隔

數處無層次而有層次者佳有層次而無層次者拙狀成平褊雖多邱壑不爲

工看入深重即少林巒而可玩真境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

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于掩映之際覽而愈新密緻之中自兼

曠遠率易之內轉見便娟

此篇中闕發氣韵最微妙處也其議論精微語無虛下學者字字作禪句參之默契其旨

山之厚處即深處水之靜時即動時林間陰影無處營心山外清光何從着

筆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

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凡理路不明隨筆填湊滿幅布置處處皆病至點出無畫處更進一層尤當尋味而得之人但知有畫處是畫不知無畫處皆畫畫之空處全局所關卽虛實相生法人多不著眼空處妙

故云幅皆靈在通妙境也得勢則隨意經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心收拾滿幅都非勢

之推挽在于機微勢之凝聚由乎相度畫法忌板以其氣韵不生使氣韵不生雖飛揚何益畫家嫌稚以其形模非似使形模非似即老到奚庸粗簡或

稱健筆易入畫苑之魔疏拙似非畫家適有高人之趣按圖畫而尋其爲邱

壑則鈍見邱壑而忘其爲圖畫則神

邱壑忘其爲圖畫是得天地之鑿氣地所謂遨游而至者則神傳矣

蓋山容憑皴淡以想像無泥皴淡而著其僞樹態假點抹以形容勿拘點抹而忽其真鉤之行止卽峰巒之起伏皴之分搭卽土石之紋痕頓挫乃鉤劈

之流行淺深爲渲染之變化虛白爲陽實染爲陰山灼染重端因陰影相遮
山面皴空多是陽光遠映山以分按脊生石用重鉤面出山脚伏而皴側坡
脊起而皴圓麻皮虛腳而山空兼讓長林之得致釘頭露額而石豁又資叢
樹以託根墨帶燥而蒼皴兼于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襯複而內暈鉤簡
而外工鉤靈動似乎皴皴細碎同于擦勞而不皴知烘染之有法皴而不染
知鉤勞之意全著筆爲皴畱空痕以成廓運墨爲染間滲跡以省鉤點之圓
活與皴無殊皴之沈酣眎染匪異鉤之漫處可以資染染之著處即以代皴
複染于鉤內而石面稜稜增染于廓外而石脊隱隱皴不足重染以發其華
皴已足輕染以生其韵解索動而麻皮靜爛草質而牛毛文釘頭莽于木杪
長短相施豆瓣潑于芝麻小大易置卷雲雨點各態亂柴荷葉分姿勞斧近

于作家文人出之而嶠鬼臉易生習氣名手爲之而迺大劈內帶鑿痕小劈

中含鏽跡石凌面而隱疊千層山沒骨而融成一片灰堆乃礬頭之變境疊

鏽即斧劈之後塵

從古畫家各立門戶皆由皴法不同自唐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其筆法有如方枘圓鑿之難入者

然其中自有貫通之理故能精于一家法而得其變化離合處則諸家畫法一以貫之更無姦滯今人之蔽只在不能專攻一家

故諸家皆無入處也觀此論皴法精詳開墨妙之元秘補前人之缺略真六法之微言也

畫中惟皴法最難所宜急講各家畫法未易兼綜然須畫北宋勿使一筆入南宋法畫南宋勿使一筆入

元人法畫元人亦勿使入南宋諸家法諸家各有門庭勿相混淆惟通其理而化其偏讀此可以豁然開悟

鉤多圭角而俗態生皴若剛撲而清韵少皴之俯仰披似風蘆而垂如露草皴之綈密明同屋漏而隱若紗籠連鉤帶染機到筆

隨似石如山形忘意會點分多種用在合宜回多用摺側多用疊秃鋒用衄

破筆用鬆擲筆者芒按筆者銳含潤若滴帶渴爲焦細等纖塵粗同墜石淡

以破濃聚而隨散繁簡恰有定形整亂因乎興會

濃淡聚散點法要訣更
須以各家法參之論設

色之妙于下
文數語盡之

丹青尤勝反失山水之真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境怪

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墨以破用而生

韵色以清用而無痕輕拂軼于穰纖有渾化脫化之妙獵色難于水墨有藏

青藏綠之名蓋青綠之色本厚而過用則皴淡全無赭黛之色本輕而濫設

則墨光盡掩粗浮不入雖濃郁而中乾澗量漸深即輕匀而肉好間色以免

雷同豈知一色中之變化一色以分明晦當知無色處之虛靈

此言一色
中變化已

造妙境至論及無色處
精微之理幾于入道

宜濃而反淡則神不全宜淡而反濃則韵不足學

山樵之用花青每多離擬仿一峰之喜淺絳亦涉扶同乃知慘淡經營似有似無本于意中融變即令朱黃雜沓或工或誕多于象外追維千筆萬筆易

當知一筆之難一點兩點工終防多點之拙山川之氣本靜筆躁動則靜氣
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蟲疏則幽姿頓減畫至神妙處必有靜氣蓋掃盡
靜氣凝結靜氣今人所不諳也畫至于靜其登峯矣乎山隈空處筆入虛無樹影微時墨成烟霧

筆中用墨者巧墨中用筆者能墨以筆爲筋骨筆以墨爲精英筆渴時墨焦而屑墨暈時筆化而鎔人知捨筆之鬆不知鬆而非懈人知破墨之灑不知灑而非枯墨之頻潑勢等崩雲墨之沈凝色同碎錦筆有中鋒側鋒之異用更有着意無意之相成轉折流行鱗游波駛點次錯落隼擊花飛拂爲斜脈之分形磔作偃坡之折筆啄毫能令影疎策穎每致勢動石圓似弩之內擬沙直似勒之平施故點畫清真畫法原通于書法風神超逸繪心復合于文心抒高隱之幽情發書卷之雅韵點筆閒窗寓懷知己偶逢合作庶幾古人

此復拈八法示人以見書畫同原真千古不易之論此宜先生書
筏畫并著之意也高隱下四句尤爲作畫根本要義勿輕讀過

至于人物花卉鳥獸蟲魚冠服審其時代衣紋應有專家顧盼想其性情爪
髡更無遺憾春葩秋萼花葉全師造化寫豔如浮其香雲翼霜蹄飛走合于
自然傳神兼肖其貌鮮鱗繚繞于溪潭荇繁弄影草蟲飛縱于條葉風日搖
姿顧吳陸李韓戴徐黃昔號擅長世珍遺跡援毫博彩造于精微能事此者
覽而自悟繪法多門諸不具論其天懷意境之合筆墨氣韵之微于茲編可
會通焉

僕以患足守拙深山離羣索居同于木石偶著有書筏畫筌二篇聊用遣
懷非敢自謂解事也時庚申夏訪醫湖上藁本爲童子攜置行笥秋岳曹
先生見而悅之命僕付梓竊笑藝林卮言無裨身世謝以未遑及返棹吳

門虞山王子石谷毘陵憚子正叔兩友人過訪虎阜討論時畫索觀此篇深爲許可因相與縱譚生平所見唐宋元明諸大家流傳真蹟幸篇中無不脗合者遂參較評閱力懲余鏤板以爲初學者鉛槧之助同所編書筏一篇取正大方爲幸也笪重光識

龔安節先生畫訣

金陵 龔賢 半千

學畫先畫樹後畫石畫石外爲輪廓內爲石紋石紋之後方用皴法石紋者皴之現者也皴法者石紋之渾者也

畫石筆法亦與畫樹同中有轉折處勿露稜角畫石塊上白下黑白者陽也黑者陰也石面多平故白上承日月照臨故白石旁多紋或草苔所積或不見日月爲伏陰故黑

石最忌蠻亦不宜巧巧近小方蠻無所取

石不宜方方近板更不宜圓圓爲何物妙在不方不圓之間

石必一叢數塊大石間小石然須聯絡面宜一向即不一向亦宜大小顧盼

石下宜平或在水中或從土出要有着落今人畫石皆若倒懸可笑可笑
石有面有肩有足有腹亦如人之俯仰坐臥豈獨樹則然乎

畫樹易畫石難樹有體段石無端倪石自石而山自山今人作畫樹下轉似
山山頭轉似石

石有背面面多皴背不宜多皴惟屋亦然景在下面朝我景在上面朝外石
亦然

石面有似平臺者然平臺者即破山也山倒去半邊即成平臺故作色平臺
面染綠苔艸色也旁染赭色倒去沙土色也

初畫高手亦自可觀畫至數十年後其好處在何處分別其顯而易見者皴
法也皴法名色甚多惟披麻豆瓣小斧劈爲正經其餘卷雲牛毛鐵線鬼面

解索皆旁門外道耳大斧劈是北派戴文進吳小儂蔣三松多用之吳人皆謂不入賞鑑刺梨皴即豆瓣皴之變巨然常用此法

山頭宜分土石或石戴土或土戴石所以欲分者辨深淺耳深山大壑純用石山不妨若淺水沙灘不妨用土山耳土山下不妨用小石爲腳大山內亦宜用土山爲肉純用石恐無烟雲縹緲之態耳

學畫先畫樹起畫樹先畫枯樹起畫樹身好然後點葉

樹身中直皴數筆謂之樹皮根下闊處白處補一點兩點謂之樹根

四筆即成樹身以後即添枝身向左則枝皆向左左枝多右枝少若向右樹反此

四筆之曲直視一筆之曲直但上狹而下稍寬耳

續三筆而直下合一筆爲樹身

合二筆之半自上而下爲右杈自左而右即轉而上共一筆也

二筆左半合一筆之杪爲左杈

自上而下上銳下立中宜轉折然後折在中半之上轉折處勿露稜角惟用
中鋒自無芒刺

凡向左枝皆自上而下向右枝皆自下而上此自然之理即欲反畫亦不順
手

向右樹第一筆自上而下又折上折上謂送逆送筆宜圓若偏鋒即扁筆矣

向左樹先身後枝向右樹先枝後身

向左樹大枝向右向右樹大枝向左亦有變體即不論

向右樹一筆即分丫分丫處勿結凡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者謂之走筆
一株獨立者其樹必作態下覆式居多

二株一叢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一有根一無根一平頭一
銳頭二根一高一下

古云三樹一叢第一株爲主樹第二樹三樹爲客樹或問何以爲主樹曰根
在下者爲主樹主樹近樹也三株或四株一叢一樹二樹相近則三樹四樹
必稍遠謂之破式主樹欹客樹直主樹直則客樹不得不欹矣

主樹根在下則樹杪不得高出客樹之上主樹多欹者所以讓客樹之直也
大叢中不妨添小樹直立如孔門弟子冠者中雜立童子也

一樹二樹相近直立則枝宜橫出項上

一樹向前則二樹向後中添小樹則兩向雖向前者必顧後向後者必應前亦有羣樹一向謂之變體偶一爲之不可多作也

三樹一叢一樹有根則二樹無根

添葉則一樹一色葉子不可雷同五樹之下雜以變體十樹之外不妨雷同四樹一叢添葉式此四樹一叢三樹相近一樹稍遠添葉子最要濃濃淡淡縱有分別且其中要一縱一橫如扁點橫也下垂葉縱也縱也直也半菊頭縱之類松鍼葉橫之類不縱不橫夾圈圓點子也

六樹一叢大叢九樹小叢三樹六樹中叢也六樹六色葉子不可雷同

無葉謂之寒林數點謂之初冬葉稀謂之深秋一徧點謂之秋林積墨謂之

茂林小點著於樹杪謂之春林

平橋兩面俱見者其面必狹

空者爲亭實者爲團瓢

畫屋有正有旁正爲堂旁爲舍不得倒置

畫屋要設以身處其地令人見之皆可入也

橋有面背面見于西上則背見于東下往往有畫反者大謬也小橋平橋不必著欄高橋危橋不可不著欄

亭子有三足者四足者其常也亦有多至八九柱者有四面者六面八面者凡安寺觀大小亦宜視山之深淺林之厚薄設橋亦然小橋板橋止可設于平灘沙水之際深山大澤須用石橋樓臺宜聳出松楸林木之外然亦須藏貼大石橋邊必有古寺

樓閣第二層宜淺

畫屋固不宜板然須端正若欹斜使人望之不安看者不安則畫亦不靜樹石安置尙宜妥貼况屋子乎

亭子宜著高爽處在下之亭必矮而闊中多柱

凡畫風帆或其下有水草蘆葦楊柳之屬皆宜順風若帆向東而草頭樹杪皆向西謂之背戾乃畫家之大忌

大船著桅宜在中小船著竿子在前半見有著於船頭者非是也篷索遠則不見然不畫出又無勢止得畫一根遠不見人手持之處其人隱于梢篷內即不見也

遠帆宜短又是一法

如三船同行一船獨遠二船稍近三船均停擺去可笑也

畫泉宜得勢聞之似有聲即在古人畫中見過摹臨過亦須看真景始得
畫石宜穩今人畫石不管著落何地或著水如在水中或著土如在土上今
人常畫一尖倒垂似懸而無所依附可笑也可嘆也

大石間小石染墨小石宜黑大石宜白

松葉宜厚

畫松平頂多於直頂

畫松正與畫柳相反畫柳從下分枝畫松枝在樹杪柳枝向上松枝兩分畫
柳根多畫松根少松宜直柳宜欹松誠宜平

玲瓏石最忌瑣碎瑣碎美人圖中物也

玲瓏石宜在水邊近日文沈圖中多畫此

玲瓏石多置于書屋酒亭旁大邱大壑中不宜著此

柳欲身短而幹長根宜遠引宜出土

畫柳最不易余得之李長蘅從余學者甚多余曾未以此道示人今告昭昭曰畫柳若胸中存一畫柳想便不成柳矣何也幹未上而枝已垂一病也滿身皆小枝二病也幹不古而枝不弱三病也惟胸中先不着畫柳想畫成老樹隨意勾下數筆便得之矣

俯螳螂枝最忌枝枝相似犯此謂之刻板耳惟用筆法即無此病

苦瓜和尚畫語錄

全州道 濟石濤著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

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
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
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
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
之用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故曰吾道一
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
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
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

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於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於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工於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

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
沐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腳非似某家山水不能
傳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
爲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矣於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博
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於何門戶於何階級於何比擬於何效驗於何點染
於何轉皴於何形勢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
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
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
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於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籍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彊而用之無間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於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濶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

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
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
丰致有飄渺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蘊靈於人因人操此蒙養生
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
勢有拱有立有蹲有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劣有磅礴有嵯峨有嶮峻有奇
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
勢駕諸空言托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
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

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
張本也。形勢者，輒皴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
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一峯始終不變。
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畝雕鑿於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
知輒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
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畫
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沈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
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
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
則川嶽薦靈。

綱緼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綱緼綱緼不分是爲混沌闢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綱緼之分作闢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沈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綱緼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則非理其

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峯障之疎密識雲烟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

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於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郤生面縱使皴也於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擘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蘚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攀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

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郤能資峯之形勢不得其峯何以
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
是形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
峯峨眉峯邛崢峯金輪峯香爐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
皴也開其面然於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
一理纔具衆理附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
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
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毫無悖謬亦有
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
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

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於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闢分破毫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疊
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印刻兩段者景在
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
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纔見筆力即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
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

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疏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棧直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俛仰蹲立蹁躚

排宕或硬或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四指五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並一力其運筆極重處郤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齷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巒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荐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峯海汐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瀛州閩苑

弱水蓬萊元圃方壘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脈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受之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人寄景於詩其春曰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夏曰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曰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摹之不獨於冬推之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

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譏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

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
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
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
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
其顯於畫而又顯於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
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
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
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

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賁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於筆墨假道於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鄣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

穎脫之任有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於筆如不資之則局
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於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
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衡也以動山之潛伏
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紓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
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躡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
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受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
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
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遷於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
耶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
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濶洄平一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

以善折旋朝東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任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於山不任於水者是猶沈於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於川上聽於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

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浹洽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不任於山不任於水不任於筆墨不任於古今不任於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者也

宋王孫趙彝齋者其品峻絕千古其畫妙絕一世品不以畫重而畫益以品重也宋亡隱居廣陳鎮山水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叟野老之外別無知契孤昂肅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昔之彝齋乎其人同其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載下可以嗣荒徵可以並幽躅矣兩先生之隱德吾知頽頽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其浩浩落落之懷一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品高者韻自勝焉吾觀大滌子論畫鉤元抉奧獨抒胸臆文乃簡質古

峭莫可端倪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徵邱生張沅書於江上之畏廬

賜硯齋題畫偶錄

錢塘戴熙醇士著

竹易于密而難于疏惟板橋能密亦能疏此專師其疏處

夏太常銀鈎鐵畫一時之傑時人爲之語曰太常一个竹西涼十錠金余家有其畫偶一效之

臨水一梢亭亭自動掀篷悵望不減天寒翠袖也

月下承影非但求其筆妙尤當領其墨妙造化之才無所不有諳士口能言之手不能寫之奈何奈何

前人謂喜氣畫蘭怒氣畫竹余專以喜氣畫竹又自具一種面貌也

微風報秋修竹自語下有幽人與竹爲侶若聞竹語屬我寫汝寫竟問竹竹

笑而許

竹遇雨則垂之著地若靡靡者之所爲顧大節挺挺斷不可屈世之太剛而折者尙其以竹爲師

僕嘗謂客曰天下惟竹節飲客曰何也余曰五月十三日爲竹醉一年祇醉一日非節飲而何客起而對曰吾師乎吾師乎

山石肇確村路逶迤荒陂無人空林自響推篷悵望不知身在晚煙深處也
舟過南安作

惲東園之柳輕華東園之柳重皆能攝柳之神此作擬惲草草數筆未盡其妙

羣山鬱蒼翠木蒼蔚空亭翼然叶納雲氣榆盦銘

程松圓作畫知己論心流連詩酒弄筆輒佳王公大人造門求請則遠巡而退蓋其胸次高澹不耐爲人作奴故所傳真跡皆乏畫史習氣偶仿其筆漫題于上以誌慨慕云爾

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余今又在春山外悵望平湖惟有漫天細雨飛絮落花而已

崎岸無人長江不語荒林古刹獨鳥盤空薄暮晴帆使人意豁
意在秦淮山塘若耶溪鴛鴦湖之間

翠雨漫天綠陰鋪地安得六尺黃琉璃臥其影下
竹節至根則密所以能千霄蔽日無所依著而不折者其根固也不求其本而務其末不類于轉蓬者幾何

風雨將至窗外諸竹皆有奮迅之勢迨雲消日出竹乃欣欣然有喜色矣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涼風沁秋雙竿自憂如有人語出深林間褰裳往從不識其處歸而寫此擲筆憫然

重陰壓水暗綠迷天尺幅中常有朝霧晚煙瀰漫之狀少陵所謂元氣淋漓者惟梅花菴有此妙諦餘子不逮也

余辛卯歲曾爲沈朗亭畫雙柱題南宋詞曰占斷花中聲譽香和韵兩奇絕是歲秋榜發朗亭名在第二同人以爲畫識余時有柱林聲譽原無比悔畫蟾宮第二枝之句轉瞬十年朗亭已三秉使節矣余畫不足傳當藉人以傳也辛丑中秋藻垣大兄又以素箋索畫漫作月桂圖作竟忽憶舊事輒志于

左世間一舉一動無非因緣此畫此題當不偶然耳

用惲南田華東園兩家筆意簾隙中當有畏春寒不出戶庭者却不思寂寞了露井桃花也

洞庭波兮木葉下余未至洞庭而畫洞庭得洞庭之意而已遊洞庭者正當作如是觀

秋葉臨風紅檻簌新簾照水綠娉婷

溪居清夏王耕煙筆意高古林壑幽邃能使人情移畫中興發塵表

古桂幽簾與奇石相間蕭森秀爽不減深山巖壑中也

雲山不始于米氏亦北苑一種也膠柱鼓瑟未足言畫

垢道人潤含春雨乾裂秋風得倪迂吮筆之妙可謂善于用渴者矣

湖水著天處有二三漁舟往來出沒心竊羨其空曠天門煙雨曉起望天門諸峯與煙雲混合爲一恐其化去捉筆寫出

小輯川莊石臺能收取湖天清曠之趣漫寫其意

舊見檀園西冷橋圖數數效之近住招賢寺門外即西冷也朝暉夕霏中別有會意遂變舊格

池上古樹日夕相對戲爲寫照

多寶峯一角剪燭聽鴻率爾操管

西風蕭瑟林影參差小立籬根使人肌骨俱爽時史作秋樹多用疏林余以密林寫之覺葉葉梢稍別饒秋意

接天帆影去何之酒醒日暮送客下樓遲離緒化爲江上柳被東風攬作萬

千絲

雲捲濤驅石橫水恣巖壑之奇造物之戲余昔過龍湫潭頓悟六如之旨觀者當求無相之相斯得耳妙圓子

小窗雨過日嫩風柔池上紅梅細蕾欲綻吮毫蘸墨漫寫是圖香雪糲糊頗似清淺水邊皆黃月上也

物有定形石無定形有形者有似無形者無似無似何畫畫其神耳

鄂士整理盆石予弗能也偶寫于畫文待詔云我之齋堂每于印上起造醕士盆玩亦于腕下運也

只有一株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二語頗有名理

嶠骨聳蒼勁幽皴孕青葱

蟾柯輪囷瘦石明瑩間以幽篁各擅其勝

東坡畫蟹南宮畫鯉皆工緻詣極而二公或以赭汁作畫固知此道不當以一格拘也

平疇過雨仿趙大年清曠超遠從無筆墨處求之

前年曉過徐州尋黃鶴樓故址親見煙消日出山巒水鱗滿目河山斯人不作拈毫漫寫曷勝惄惄

四山吮雨萬木沈煙少陵所謂元氣淋漓者惟梅沙彌能當之餘子不逮也
煙江夜月萬頃蘆花領其趣者惟賓鴻數點而已擬惠崇

柳陰繫艇于閒冷中領空曠之趣殊勝千巖萬壑也

此余二十四歲作幼年好弄歲暮輟學率事兒嬉是册聊當鑒冰搏雪之戲

非以云畫也滋伯見而極愛累贈名章余慙且感因以奉貽越二十年滋伯出一冊索題裝池極精余不知是何名筆正襟危坐而取觀焉開視不覺失驚滋伯愛主人愛及其鳥誠可風矣攜置書案消暑諦眎彼時造意構境亦自可味宜滋伯之久而弗棄也獨題字蛇虯不可辨識耳近年草率酬應之畫或不能如此精到書法似稍稍進矣滋伯試觀此書較前何如自題畫雪八景冊一岱宗密雪仿叔明彈雪二昨歲除夕至湖上曾覩此景三水痕雲屑瘦影寒牕隔人在梅花深處分明看模糊一有恨憑誰說倚徧欄杆月莫怕春寒還向樓頭去弄長笛四山陰獨泛五廣庭積素六昨夜窗前聞折竹曉來蠟屐到溪亭七關山雪霽防范華源八寒江欲雪圖甲甲十二月醋士

寫

青山不語空亭無人西風滿林時作吟嘯幽絕處正恐索解人不得擬李晞
古

效雲氣施墨而無墨處却成雲氣此中大有參悟

竹聲錚錚泉聲琤琤耳非有聞聽于無聲

雲林寥寥數筆盡取南北宗之精華而遺其糟粕此作從北宗參入與雲林
貌離而神合

東坡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皆堅瘦倚翠生畫品似之後人專使重筆一味獷
悍以爲效彼奚啻去而萬里

六橋煙雨此圖體會香光南田一家寫之尙不負家山風景否故鄉有此好
湖山貪戀京華未肯還却道相思不相見替人圖畫作消閒

峯巒深厚草木華滋即是大癡門徑不必以迹象求也

蟠天際地之思驅雲走濤之筆乘風破浪之興洞心駭目之觀往往於閒靜中偶一遇之萬頃蒼波迂老十萬圖之一耕煙所擬是如此

茆亭煙樹香光仿北苑瀟湘圖有此意所謂霧景也

竹非草非木非花非果獨具天地靈和秀挺之氣可謂自出機杼不傍門戶者矣

嶒以厲品厚以積學時雨將至先知先覺

大海洪濤漏天河匹練橫無風常自動不雨亦秋聲

雲林自謂得荆關遺意實則荆關本意與雲林各自不同所謂古人似我也熙此畫似略有雲林遺意

詩古文詞耳學也書畫目學也近人作畫先構圖名執耳繩目猶以鼻飲以眉語子梅屬予製圖爲隨意作山水小幘不立圖名子梅當賞諸語言文字之外

楊龍友喜以渴筆作米畫其法蓋從方方壺出此楮不生不熟可渴可潤戲仿其意殆如已退筆寫蘭亭序因其勢而順導之者也佳楮能引畫興與公瑾交如飲醕醪不覺自醉此之謂矣

畫如草書不可匆匆求也靜觀久視當自來耳

有意於畫筆墨每去尋畫無意於畫畫自來尋筆墨蓋有意不如無意之妙耳

夙聞太常仙蝶好與士大夫遊或數千里訪其人思一見不獲道光二十九

年熙以少司馬偕張少宰番直南齋率四三日宿澄懷園四三日歸宣武城
南私宅立夏日在私宅晨起觀穗兒彷書突兒牕上一蝶黃質黑章四跌古
樸類枯葉羽趨趨然因語穗兒都下盛傳仙蝶此當是笙兒適至曰兒聞仙
蝶四跌驗之良是蝶立紙牕屢張其翅竊意其索畫作曰蝶果仙乎今乃知
來意輒取筆爲寫影畧具藁即入署歸蝶尚在又張其翅不已諦視悟所寫
未肖復細撫形色及剝落處一一似之以示兩兒皆曰肖蝶乃有去志爲穴
窗一隙翩然出小駐院牆而逝貰此宅幾二載未見一蝶是蝶來半日許院
中來三蝶蓋其侍從云越五日潘太常過我曰去冬在李鐵眉學士家見仙
蝶昨日住海淀蝶忽來訪回翔久之去熙詢其狀及剝落處且示之筆兩兒
合乃更寫而爲之記將以證見者瞬息幾千里天空任去來果然是仙客

何必守瑤臺冷暖不逾節交遊殊愛才人間幻夢耳此相豈眞哉予旣寫蝶仙小影且記其事玉泉見而笑曰仙亦索畫耶無怪人矣復成是圖雲林得味外味故着筆不多意思愈遠

陰陰沉沉若風雨雜遝而驟至縹縹渺渺若雲煙吞吐於太空巨師神趣叔明蓋得之矣

筆墨在境象之外氣韻又在筆墨之外然則境象筆墨之外當別有畫在醡卿深於六法其爲我參之

松舊葉初青新葉已發故詩人詠松不僅曰茂而必曰承體物之精千古無

二

夜夢有人持春水二七律索和第一首領聯用伊字韻其人曰此韻難押予

應聲曰兩岸蒹葭昨溯伊醒而記此漫題畫上

宵分人靜風起水湧長林蕭蕭如作人語聆之者惟一丸涼月而已荒寒幽杳之中大有生趣在

春山如美人夏山如猛將秋山如高士冬山如老衲各不相襲各不相勝數寸之楮作山寺浮圖要使其高挿天此如須彌芥子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剎那頃有八萬四千過去未來彼夏蟲安可語冰

朗亭以舊楮索畫戲作八葉請鑒予畫嬾設色此楮不適於墨假色以助其韻遂無不設色者而畫思即從色生譬如雁踏雪泥蟲蝕木葉因蠭而顯籍葉以成者也

畫橋碧陰宋畫有簡於元者巨師作柳止一拂而意已足畫無定法但取攝

神耳

大癡青溪碧嶂圖石師檢校石渠書畫親從真蹟對臨一本此本流落人間
厚重縝密幽深無際石師平生力量盡於是矣長安市上李暮笛聲却是廣
寒宮霓裳羽衣第三拍也未可以尋常曲調視之此紙畧窺藩籬未能盡其
趣耳

東坡在試院以硃筆畫竹見者曰世豈有朱竹耶坡曰世豈有墨竹耶善鑒
者固當賞識於驪黃之外

古人最重畫沙謂山之坡腳氣象厚薄所系皴法簡處要令不可加山得勢
石開面則不可加矣

南田富春山卷深厚處畧似米虎兒積墨

苗山之岑虬柯千尋凝髓漂櫓結構鋪陰雲蟠霧鬱磊落蕭森孕以黝骨發爲豪吟颶颶銅鑑琅琅鐵琴晉林唐關庶幾朋簪

檀樂大竹挺千尋難得雙竽聚一林休閒孰高還孰下此君个个是虛心夢裏模糊記將身化綠筠起看牕上影却是夢中身綠霧迷天暗蒼煙暮野平瀟湘今夜雨應有佩環聲兀兀常離俗超超迥出羣一生惟尙直不覺已千雲

裊裊垂楊皴細雨茸茸淺草蘸寒煙不識是煙還是雨耐人尋味是春山牆陰隙地淨無埃擬覓琅玕此處栽栽爾未能姑畫爾清光先上筆尖來煙月迷漫夜秋燈閃爍時幽人讀書處踈影見枝枝

細響敲紗櫺輕陰覆石牀月寒風露重清夢落瀟湘

板橋意最闊吉金氣亦豪兩君取神似俱是九方皋

似雨霏幽徑如雲接遠嵐不栽蕉數尺也榜綠天菴

昨夜西風起蕭蕭到五更此君窗外笑笑我太淒清

雨後龍孫長風前鳳尾搖心虛根柢固指日定干霄

繞翠圍嵐出薊州歸帆直指大江秋離人却怨津門柳萬縷千絲不繫舟
竹如長爪郎君立石似平頭奴子隨可有錦囊佳句否攬身天外正尋詩

瑟瑟煙波闌蕭風葉枯寒牕鴻雁到秋思滿江湖

傍巖溪路兩三曲緣磴煙林千萬重負手偶從橋上立四圍雲氣盪吾胸
腰肢瘦小髮盤鬢乍見梢頭綠意含屈指未過風廿四畫眉纔仿月初三輕
於試乳呢喃燕弱比思眠瑟縮蠶堪笑城西倦遊客聽鶯昨已飽雙柑

聞說山峯高挿天是中往往著飛仙白雲嬾過前山去且在山腰一晌眠

早起到陂塘歸來每夕陽得魚不自飽辛苦爲誰忙

獵獵霜風厲冥冥雲路永日出蒼煙開寒塘下秋影

春山睡未足宿雲曉不收微陽射煙樹隱見空中樓樓上披裘公落落無所求素書亦嬾讀臥聽雙鳴鳩

寒日下峯嶺西風起林杪野亭時一來秋空數歸鳥

幾日秋風起江鄉似畫圖季鷺歸未得卽此是尊鱸

秋風起白雲飛木葉凋雁南歸懷之子聞叩扉謂當是而更非夙昔約違復

違歲云暮將何依

空山足春雨紛桃間丹杏花發不逢人自照溪中影

千里長江浪影拋布帆葉葉曉風梢一天秋意無人領止有寒鶴說樹梢
巔谷春回得氣先梅清松古竹便娟賞心樂事開佳釀斟酌輕寒薄暖天
雪牕小坐撥爐灰對月開缸飲一杯忽見滿階枯樹影蒼然吹上楮毫來
獨自住雲凹闢地誅茅前溪來往盪輕舠溪路交叉人不識一樹夭桃乘
興訪神交小步芳皋一重楊柳一重橋落日碧烟何處是春水迢迢
皓潔明深院團欒挂密林三郎歸去後煙月夜沉沉

落落長松瘦幹蟠風欺雪壓半摧殘而今蟠曲知無用留與空山伴歲寒
負笈從房君載酒問揚子挾冊追大儒往哲多有此陳君嗜古籍兼之慕奇
士遂命千里駕所至輒倒屣屬我寫爲圖將以播遐邇君何不見訪探袖出
此紙而介南屏衲悟敲門索不已豈我非君友腹笥儉經史落落畫者流不

足當訪矣想君誦此詩投袂奮然起要從煙水外直趨城市棗非敢效遂薦亦豈請隗始故賺子猷舟枉過安道里相逢乃一笑茲翻君書耳蓮汀陳丈屬畫載書訪友圖囑南屏悟公寄來且以金剛經石刻潤筆畫後戲題餘紙以發大噱鹿牀居士戴熙記

右題畫偶錄一卷錢塘戴少司馬所著寄託深遠不蹈故常每於聰明凡淨時展讀數則如淪佳茗如爇異香令人一空塵想不獨爲六法中之換骨金丹也因付諸剞劂願與同志者共珍之

咸豐己未仲春月鐵沙沈樹鏞謹識

賜硯齋題畫偶錄一卷余友沈均初孝廉手寫付梓庚午季夏均初以印本見貽述及此書刻成後即遭兵燹原板已燬此印本從故鄉叢殘中檢

得在今日幾同星鳳矣余適補刊春暉堂叢書殘帙告成因重寫刻之僕
中有文節公爲陳蓮汀丈畫載書訪友圖卷并五古一章亦附刻以傳焉
同治庚午冬十月上海徐允臨識于寒木春華館

題畫偶錄終

草心樓讀畫集序

歙邑黃君字次孫予宰是邑時始相識締交也襟懷清曠吐屬風流生平工詩不苟作其詩風格雋爽天分絕高不作僻深欹仄之體不染淺膚庸爛之習簿書閒暇時相遇從忽忽十餘年睇山川之間隔悵籌書之多阻回憶當年分曹角韵觴詠爲樂杳不可追今春令子見示二江草堂稿乞序于予披覽始終皆題畫之作其自述曰世所傳題畫詩彙集古今作者佳惡雜出鮮有可觀古云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滌山川之靈嘆聲韵之秀意欲爲此體一洗穢腐乃取往時所見名蹟差可記憶者各賦一詩詩存不多其吐棄凡庸之意洵足馳騁驪壇傳播藝林也噫余老矣天涯知己如晨星碩果今讀是篇又深懷舊之感喟也已光緒辛丑仲春仁和譚廷獻

黃小傅崇惺原名崇姓字麟士號茨孫又號次孫真民先生孫幼穎與從父兩墩司訓鍾愛之長遭兵亂時同族虎卿觀察任漢黃道客漢臯旋中咸豐辛亥浙榜舉人同治辛未授庶吉士先君僑浙東太史迂道來拜在閩中郵寄所著勸學贅言鳳山筆記又重刊潭濱雜志等書未幾卒於官所歷任歸化福清知縣署汀州同知著有一江草堂詩集集虛齋文家多藏書旋亦盡佚先是太史嘗擬修蓼莪堂譜秋宜少尉亦欲同輯嘉道以來里中軼事以續潭濱雜志之後又爲思源錄以紀述先德之文均有志未果 濱虹雜著

草心樓讀畫集

依寫本刊

欽黃崇惺原名崇姓

僕自束髮以後薄遊燕吳楚越之地所見當世偉人碩德蓋亦多矣若夫天懷高澹赴義純摯門內之行感於路人而世俗之味棄若芻狗則未有如吾大父真民府君者僕之生大父年已七十少壯客遊江東西及是不復出生平於文詞書畫皆具懸解所言醫卜地理之術皆與世絕殊異晚歲猶日取漢書爲諸孫講說以世變方亟有意於徐孺子申屠子龍之爲人有腹疾不甚能出門所居畫舫齋軒檻明淨有樹石之勝每風日晴美輒欣然含毫吮墨爲畫幅以自娛蓋大父生平所見宋元以前名蹟至夥每一下筆輒與古會然大父之言曰吾於畫不知所謂南北宗派也當吾意而已吾作山水樹石不知所謂陰陽向背也得

物之天而已當吾意則不必悅世眼得物之天則雖尺幅之內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無害也故大父所畫松輒如霧雨欲滴紙障猶濕所畫石如池冰初裂紋理四出間作小人馬驅幹蹄足畧具而已而奔騰控縱之勢令人見之神聳僕於畫無所解然竊以爲畫家氣韻可一望而知若今人作畫須諦視乃得此非知畫者如大父畫不須諦視已覺其妙此爲氣韻勝也大父築草心樓於揚水之上刻草心樓小印鈐所作畫僕生之日此樓已歸他姓獨見小印而已僕家世故多蓄名畫其後稍稍散失大父與先君又別有藏皮至咸豐中經亂乃盡燬於賊同治中客遊江漢間每憶家藏及戚里中所見名迹今皆無有輒爲憫然太息念前人題畫詩如子美退之子瞻魯直下逮裕之伯生及我朝王朱

諸公皆絕妙畫舫中人不能解也世所傳題畫詩彙集古今作者佳惡雜出其書乃鮮可觀蓋題畫詩亦當首重氣韻若模範瑣瑣乃無是處因取往時所見名畫差可記憶者各賦一詩意欲爲此體一滌穢腐與前數公者相翹翔而大父及黃氏諸畫家名共古作者俱永人事牽擾所作不多旋亦遂不復作乃者檢篋得之雖不敢妄希前人然於大父所云當吾之意得物之天者或庶幾焉又以識吾鄉當時好事賞鑑之盛實爲罕儼而人事變遷若此之亟爲可嘆也

黃子久富春山水

紙幅長八尺許子久自題詩沈石田題一詩先高祖存齋府君舊物也富春之山天下絕松石融絡成奇峯上連黃山下走杭與越秀色獨擅諸州

中靈奇蟠鬱有時發霸氣乃毓孫江東富春江頭一杯水狂煞當年子陵子
後來痛哭復何人走上窮山愁欲死郤思前年與客擊扁舟富春灘頭十日
留峯巒一轉一奇絕煙鬟倒浸波中秋山花何斑斑江水亦油油白雲忽飛
來一片當船頭扣舷發奇叫響答千巖幽羨彼巖居人石間架屋如猿猱時
逢賣魚翁當是疑年老羊裘釣臺高高欲上不敢上塵容俗狀恐被山靈羞
至今魂夢忘不得好景已被癡翁收癡翁之畫今亦邈令我懷古心悠悠蓬
萊萬里不易到鄉路咫尺成雲浮吳山楚山不徧游漢水漸水不共流天涯
縱目成惆悵芳草淒淒鸚鵡洲

仇英九歌圖

雲旛翠翠中天中天風澹澹翔鷺鴻靈奇妍怪一堂集虛堂深深煙霧濕湘

蘭湘竹怨愁多湘水無情夜不波夢裏君山向人笑美人無奈蹇修何

沈啓南周杏花卷子

嘉靖初吳匏庵成進士石田寫杏花一枝賀之墨筆揮灑而神韻欲絕
卷長丈許文衡山跋其後余於鮑雁卿表兄家中見之當吾州亂時故
族避居山中賊至擋擊遠走他物皆不復顧法書名畫半爲賊焚其存
者居人取以易餅猶鮮有酬者獨雁居靈金山賊氛稍遠則以餘錢收
之蓋所費數十百金而名墨盈篋猶記一日詣其家雁以所得額上蘭
亭見示蓋米老所歎爲絕無僅有者宋元以來名人題跋殆徧雁以米
一升得於村婦他所收多類此然不二年并室廬燼於賊雁書來言每
一憶及輒痛哭欲絕也雁曩所藏余有見有未見此卷則常在念耳

人間科第眞何物重使高人費筆端悵觸京華舊時夢銅駝春雨鳳城寒

馬湘蘭蘭

外舅鮑夢蘇先生物紙卷精好筆意婉變外舅有書畫四巨篋舟車必載以自隨仕宦貧甚猶不忍棄質錢於杭州質庫辛酉杭州失守遂不復存此卷亦四巨篋中物嘗舉以相示者也

露花媚烟葉泛泛如有香一箭兩箭春令我思沅湘佳人出江南婉變得花意惜也生當門薰蕕等遭棄

坡谷二公像各一首

坡爲笠屐圖谷爲幅巾道服畫者不足言吾自寫愛慕之意爾

長鬢短鬢霜班班東坡何年墮人間平生著述幾兩屐飯顆戴笠真窮愁萬

釘已付元長老破衲未遺素與蠻蛾眉天邊難着腳空憶斗大宜興山黃州
魚筍惠州飯此身且伴漁樵閒春泥沒襟雨注面尙被兒童呼長官田家泥
飯聽松籟髡髮直闌鳴銅鑼天公放晴萬象釋脫屐棄笠朝清班右坡像

書摹瘦鶴腕百鈞小文亦妙世說倫仲連太白不世出天與擢折成詩人霜
縑黯敝氣象古幅巾短鬢饒丰神平生孝友自天性論學況與周程親出交
東坡天下士意氣感激高峨岷黔西蜀道天萬里讀書學道忘邇晚年手
寫范滂傳風節異代同嶙峋世間茶客豈有此此士自邁晁張秦生前苦遭
俗物惱身後風雅疇聽真緬維宋初詩道雜頗掇瓦礫遺瑤琨少陵文章耀
日月大年永叔猶斲斲荆公學杜亦漫與餘子顛預徒續紛惟公句律有神
解筆刀洞闢蠶叢雲雄才逸韻信追配百態欲壓坡翁新草堂風氣自茲振

功媿六一張韓軍豈惟西江奉初祖元虞幾輩皆兒孫羣愚嘲謔亦何有萬古共仰中天辰至今畫像拜顏色猶令耳目開塵昏山池六月風雨過紅荷萬柄搖漪淪亦有溪茶渝雲霧菱芡自摘潭湖漣思公不見倏千載令我屢歎還沾巾右谷像

沈啟南畫椿樹

空堂無風日腳射古綠婆娑一庭亞老椿閱世不知年影落石田翁腕下嘗聞先子言在昔石田翁避人來山中吾宗長老敬愛客石田感激爲寫松柏桐復有一縑圖五松與此而五奇觀同流傳遂爲吾家有未及百年又落族人手族人珍貴不誇客神物光芒埋戶牖先人語及掀兩眉賤子在旁曾聽受庚辛以來兵氣殘故家法物遺榛蕘五縑剩二松椿在屋漏煙熏非舊觀

千金馬骨人誰眷况值亂離名蹟賤酒酣耳熱戲乞之幡然舉贈無難詞珠
還合浦喜動色蝴蝶聯翩更裝飾謂是高堂眉壽徵椿身不老松堅實可憐
風蕭蕭樹靜風動搖一編蓼莪雜絳卷兩燈丹青空故條明年盡室江頭住
畫松又逐雲飛去今日虛堂看大椿淚痕江漢同東注郤思石田畫此三百
年已閱衰宗十數傳傷哉先人身乃不如畫堅安望春秋歲月逾八千此身
朝菌夕槿然畫耶人耶皆雲烟鷗鷺聲中風雨連一慟獨臥秋雲邊

憇正叔畫四首

正叔以山水讓石谷然其所爲山水視石谷無不及也花卉之作舊蓄
頗多今皆不存矣

白丁香

素艷全欺雪長條易惹風香濃熏午夢春老殢烟叢麗日銀牆外流雲鏡檻
中細腰人舞倦粉褪畫樓東

牡丹先從兄崇敬所贈

人間第一香穠重不尋常幾處亭臺麗傾城士女狂雲霞擁堵砌錦繡壓衣
裳郤笑荷衣客朝朝綵筆忙

月季述異記臘命有長春樹第四句本此

磁斗清芬絕可人衝寒耐冷見精神休誇瓊樹朝朝見未抵瑤臺日日春舞

袖雲霞千態麗曉妝風露四時新維揚自古稱香國留與蕃釐步後塵

近時揚州

月季極奇好事者譜其品至數百種借未得如正叔者一一寫之也

木芙蓉

瓊樹南朝蹟已荒一枝磽戶趁新妝娟娟庭院人如玉漠漠簾櫳夜有霜贈
遠幾人搴木末尋秋有客醉餕觴涉江前渡悲搖落那更西風賦採芳

錢舜舉白山茶

描來素影畫中看標格曾非鶴頂丹翠幕銀屏藏綽約古梅修竹伴清寒天
風送曙明霞歛暮雪啼春淚粉殘料得臨川新曲就玉簫吹罷更憑欄

陳白陽白芍藥

朱欄粉砌暮烟浮涼雨初晴萬綠稠白袷衣單銀押重玉簫聲裏怨揚州

王石谷畫

明河泛煙霧澹月流輕素風送洞庭波秋生漢陽樹叢篁疎更韻籬艷寒猶
吐山靜夜猿愁窗虛塞鴻度懷人歲方晏望遠情逾驚濁酒不成歡清琴聊

趙承旨畫馬

雲松先生嘗得趙承旨二世畫馬長卷詎爲至寶余從其孫少帆處見之未敢信爲眞跡也近於揚州得承旨畫馬巨幅乃遠勝此卷家守愚翁以畫名嘉道間所畫乃得承旨遺意嗟乎江都曹韓世莫留矣安得長對承旨畫與識者同賞其神駿哉

駿馬如美人難得亦難畫題詩人亦夥苦東少陵械披闌見神駿作者殊未遇春晴原野綠萬柳當風掛神駒跑空來塵浪逐澎湃如山忽卓立掉尾自鳴快聲奚汗流踵公子癢搔疥韓曹不可作獨有吳興派丰神藏骨肉與世作者背千金猶有識一幀何處賣爲詩賦增重顧我筆力敗

鳳六山人輞川圖

族祖鳳六山人克呂白山先生子也以畫名近世畫譜中多載其名余家所收甚多

山人名父子瀟灑似王維偶寫輞川景無慚老畫師琴聲竹裏館人語欹湖渭應有裴錢侶開樽共賦詩

宋人仙山樓閣

過子和齋中見壁間宋人仙山樓閣愛之不能忘也因憶家藏仇實甫歲寒書屋長卷金碧爛然而蒼鬱之氣過於宋院畫遠甚末有唐子畏題長句行書亦絕妙又二伯父藏趙千里樓閣小冊界畫工細殆不減今泰西人畫今皆不知落誰氏矣

閣道盤空蔓綠圍樓臺縹渺映朝暉雲霞入檻浮金碧衣袂從風拂翠微盡日青鸞吟桂樹三秋紅葉鎖巖扉洞簫嗚咽傳清怨却是人間得聽稀

倪雲林畫

雲林畫吾所見鮮真者家有漸江畫枯樹竹石小景乃深具高澹之致漸江畫當時得之以當雲林吾思雲林畫不可得展漸江畫如覩雲林詩題倪名亦買王得羊之意爾

雲林畫筆枯而腴妙處欲突王黃吳此境絕高知者少學之不成如枯皴蕭然一石一樹根樹亦無枝石無紋數莖軟草風中翻蹄視無有筆墨痕旨哉風味不可論轉覺萬壑千巖繁秋蟲鳴鳴月當軒素琴彈罷吾無言

漸江山水

卷長丈餘高僅四尺許合仿四家而成卷末附致程蝕庵小札行書尤可愛此先高祖蘆勃二十年來行篋所存獨此與石田椿樹而已

碎月灘頭寒月明松風十寺雜鐘聲老僧出定無餘事閒放筆端煙雨橫石濤使氣作奔放髡殘行筆恣峻嶒漸公更嗣元人法今日緇流能不能

先大父山水小幅

府君姿絕人畫筆不師古煙霞滿胸臆筆墨供一吐高情發奇采六法焉得
關倪黃與荆關過眼等塵土此圖中年筆結構殊亦粗坡陀礪籬落樹石入
榜字題詩行半欹細字脫未補天機所洋溢草草逾媚嫵雖爲俗人笑自有
妙正如昔人論書所云無右軍一點俗氣者豈子野所敢望哉丈胡甫吉士子也

騎瘦馬出晚日踏村塢熱腸蟠宇宙冷韻忘城府丹青亦聊寄陰德耳鳴鼓
鬢齡侍揮灑硯側常摩撫當時不知貴縑絹從人取故人遠持贈江夢湘汪
見大父喪慰我長羈旅更念含飴恩激昂淚如雨

管夫人竹

紙質小方幅亦黯敝而娟秀之致如新

湘簾日暮碧雲昏皓腕荑柔染醉痕寫出江南煙雨意只愁歸思動王孫

董香光山水八冊

董畫所見甚多獨雲松先生所藏兩冊子最奇其一藏經紙山水樹石皆以朱綠信筆點染而神氣飛動每冊有高江村評駡之語香光自跋其後亦以爲得意筆也其一墨筆山水凡上下二冊余得其下冊亦有

江村跋語王杏驅孝廉跋其後以爲猶不如上冊之妙然得之亦足以
豪矣

尙書畫品兼奇逸興到峰巒觸手成墨點淋漓參米法銀鈎題識妙顏行櫓
聲歎乃郭邊下松影鱗而煙外清想見九峰三泖路碧天無際暮雲橫

先大父畫便面

秋山澹蕩如名士髡柳婆娑似醉人騎馬溪南踏紅葉偏提滿貯濁醪春
疎林竟旬晚風清黃葉風前自送迎行過前溪更回首馬頭三十六峰清

六陵無地種冬青疏影年年廢苑生記得鳳凰山下路古花如雪萬枝橫仿

宋人畫梅

麌人叱犧飲溪畔魚人得魚懸樹梢樵人歸途談虎跡童子挾書尋鳥巢漁

黃端木自畫萬里尋親圖冊子

亦雲松先生生物端木所自畫者皆黔滇奇險之景筆墨殆出鳥目之右
洵天地奇物余得之復散去至今思之惘然

血淚化雲煙行踪歷歷傳虎狼哀大孝黔滇走青天有路身能到無親命豈
延孤兒翻感激何術及黃泉

先大父山水

峻嶒石作冰紋裂平遠山如佛髻青古徑微茫出猿鳥幽泉斷續響瓏玲秋
生岸上短楊柳霧隱峰梢孤草亭故里風光先世墨客中惆悵淚星星

戴文進畫

戴畫識者不甚貴以爲浙派吾所見乃有絕佳者戴嘗爲吾家作春暉堂圖歲時懸之堂中亂後猶在紙墨如新可貴也余又得戴畫長江萬里圖長卷今亦散去

紅蕖萬柄擎翠蓋風竹一叢啼露枝主人隱几坐清晝池上鷗鷺偷眼窺

仇英美人彈琴

昔王文簡與王茂京侍郎論畫侍郎謂仇畫之勝正如杜詩沈鬱痛快文簡擊節其言余謂倪高士畫亦當以沈鬱痛快勝恐漸江輩已不能至余不解畫亦坡公論書所謂通其意者正如詩家陶彭澤韋蘇州皆以沈鬱發爲高古王摩詰孟山人不能逮也世有文簡侍郎當共證之

素月流天夜景沈玉顏纖指發商音娉婷花底龍鴻影縹渺天邊鸞鳳吟坐

久明河低鏡檻曲終清露散蘭襟芳踪憑仗貞桐訴不向臨邛覓賞心

無名氏楓樹

幼時習聞先大夫言啟南嘗以訟累避地來新安館於吾宗燕翼堂瀕
行爲作松柏桐椿四大幅又五松圖一幅 國初歸於吾家乾嘉之際
吾家燼事中落以五畫及周鐘一質千金於族人某粵逆亂後僅存松
椿二畫復歸於余其始末已詳前詩中此畫無款識而筆意蒼勁與啟
南相類因憶僕初遊武昌謁家虎卿方伯叔以書畫二物爲贊一爲啓
南山水畫幅峰勢龍崕懸之高堂素壁家人婦子輒疑山石欲墜爲之
驚怖有程徵君易疇題七言古詩也一爲董尙書集虛齋記草稿長卷
塗乙潦草字勢幾不可辨而天趣飛動蓋不著意之作尤妙絕矣此桂

未谷家物乾嘉名士題跋如林而錢塘方夫人題字尤秀勁爲世罕見
程徵君亦有跋以爲昔王云劬論文罰當觀其本領不在字句尙書此
稿極草草而本領自不同余於他書畫猶不甚留意獨此卷惓惓不釋
蓋吾家老屋亦有集盧齋先世文稿皆以此名在方文舫之前尙書此
記名適與合嘗欲葺治齋屋以此卷藏之齋中佳客時至相與啜茗展
玩今齋屋遭亂鞠爲茂草而方伯叔下世亦久其後人居揚州異時如
能長守此卷猶與藏吾家無異勝落他氏手也

白露爲霜下百草老楓矜妍自忘老江蘆頭白弄秋色江天淒淒雲浩浩君
不見春城桃李搖晴烟萬戶千門生管絃遊人繞樹日百市裏屐翩蹠皆少

年

碧峰白鵲圖

吾宗多畫師而碧峯先生柱最有名碧峰生明嘉隆中人物尤擅長嘗於聖僧寺粉壁作十八應真渡海象觀者以爲道元復生村人有得白鵲者人以爲瑞碧峰因爲之圖先大父亦仿之爲一幅余時皆未嘗見同治癸亥至武昌薄暮遊行漢皋忽於市攤上見碧峰此畫索直裁二千余故斬之明日再往則已爲他人買去爲之惆悵累日及乙丑成進士南旋而江都邢子膺明府忽以先大父所臨白鵲圖見貽蓋鄉里亂後法書名畫流轉至三楚最多明府此畫亦從鄉人購得僕入手狂喜更乞諸名士題詠而同年楊利叔象濟及車竹君廣文元春施望雲布衣山三詩皆妙楊云百年遺迹付文孫前輩風流此尙存我展雲縹懸

神德銜環黃雀未酬恩畫圖鄭重鎮相詒田返龜陰事可師今日鳳毛
方鵠起含飴記否點毫時車云黃公舊墨邢侯得卷贈依然付後昆不
見珍禽棲木末空餘素縑動霜痕畫龍飛去無形影化鵠歸來有子孫
故物纍纍金印在看君他日大君門施云白鵠來一家婦子歡顏開白
鵠去佛國茫茫無覓處真民先生留畫圖至今畫上如可呼此鵠當年
過華屋鶴鶴翅翎瑩如玉其聲若曰見者富貴子孫有餘福一朝鵠去
風蕭蕭朱鵠噴火燒其巢斷縑零絹亦流落誰其得之歸鳳毛邢子絕
代風義高還君畫與君掛鵠雖不真畫非假我知神州赤縣自有白鵠
飛不知黃山之麓練水之側何時歸鵠雖不歸畫猶在鵠兮歸來畫之
外爾與黃子先人曾相識我見此圖常再拜霜翎雪翅耀喬柯如向雕

陵感頽過今日飄零猶祖德合歡巢上吉聲多

余夫婦同客漢上

王舜耕秋景小幅

半醉歸途倚短筇孤城吹角寺聞鐘山銜晚色丹砂豔林染清霜錦障重竹
轎驃綱爭野渡板橋虹澗急村春等閒一幅溪山景卻是天涯未易逢

文待詔畫

明四家畫吾獨愛沈石田仇實父子畏恐未免俗獨天賦超耳待詔當
在唐沈之間吾於雁卿所見待詔所爲蘭亭圖蓋即王文簡冒園修禊
所見者欲爲一詩未果此幅乃舅氏洪笠舫先生物也

綠楊煙裏織愁絲野水穿林夕照遲好約成都病司馬春風來看遠山眉

牧豬圖

此亦宋院畫絹素黯敝而神采如生先君子所藏畫以此爲第一
芒鞶圈篆雜耕岷東閣誰知相業成畢竟公孫經術好上林飼彘有轍生

陳老蓮淵明簪菊圖

吾家舊有吳道子畫先聖像又外舅家有閻立本畫孔子事蹟二十四
圖嘗一見之筆意不復可記獨二伯父畫李龍眠白描十八應真渡海
長卷筆迹若毫髮窮極神妙又舅氏藏姚少師百八羅漢圖面貌無一
筆相似則兒時已知爲神物然不敢爲詩也老蓮此畫爲世父所愛玩
者其筆力無人能及而古意亦寔微矣

羲皇上人亦有癖葛巾一枝秋露滴我家潭湖半畝園千朵萬朵無人摘

王孟端山水

畫家固首重氣韻然非運以腕力則氣韻亦無所附也今人作畫第知有董文敏耳孟端此卷筆力橫絕每一憶及輒有故鄉大好山水之思我生愛山出骨髓去山不見今六年兩峰蒼蒼夾青天雪瀑萬丈銀河懸徑路一綫蛇蜿蜒樵人猿子同盤旋幽篠古木蛟龍繩人家一半藏蒼烟鶴聲五夜鳴崖巔下視溪谷方悄然此境心目常流連此畫乃奪造化權晉州山水天下稀知君未到夢兒之醒來落筆風霆馳慰我歸思魂怡怡何當開雲結山茨看山讀畫忘朝饑與君朝夕同娛嬉息壤在彼視此詩

仇實甫宮闈圖卷子

董尙書言畫家得煙雲供養之益若實甫輩畫苦心刻鏤正足損人耳吾謂尙書此言爲畫家自言則可若論畫者不當如是吾甚愛實甫正

以其沈厚蒼鬱之氣足以益人此如徐庾文字杜文貞五言長律豈以
排偶掩其工哉此卷爲吾鄉某氏家藏余曾一見後流轉入浙中聞已
爲李小泉尙書所有先伯父嘗言畫家士女最難蓋婦人果以何等爲
美乎此言極可思畫家多託名實甫皆惜抱所謂蘇州娘娘耳吾謂畫
者胸中必有一段蒼涼盤鬱之氣乃可畫山水必有一段纏綿悱惻之
致乃可畫士女何物饒州畫磁匠乃竟得此意乎宜乎爲小李將軍後
一人已余以仇畫與楊升庵詩皆爲有明一代絕出其古雅工緻非恒所及也

人間何者爲佳人驚鴻遊龍狀未眞天工鍾此亦愁絕畫手何物能得傳神
仙人居處碧雲海風月萬古容華新刹那一念墮塵劫下與人世看朱唇蘿
溪茆屋留不得宮掖窈窕嬌藏春南山曉翠鬱氤氳朱檐碧瓦曝魚鱗嵌空

閣道捫參辰繚垣列植森梧籞濃陰細葉翔禽珍下有流水涵青蘋宮牆駐
馬闕嶃峋天風危浪笑語親雲霧拂袖嵐沾襟腰侍二八魚莘莘雲肩繡襪
各稱身輝如華星從月輪月宮妹子顏如銀威儀棣棣真絕倫山題黃珥珠
貫緝文榆錦襯鸞鴻振褐襍不動谿波勻紅牆碧樹車轔轔來遲去速天不
嗔弱顏固植肯邀寵君自三日留芳塵吁嗟平昭陽椒風足恩幸長門團扇
悲幽淪人間風月損肌骨世上羅綺空紛綸君恩未歇良自愛舜權豈足爭
晨昏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先從兄崇敬所藏奇物也

新妝炫服照河間綵鶴低昂牽挽難不及西湖風景好荷花十里碧波寒

尤貢甫蘭花

貢甫與先高祖存齋府君交好此幅以瓷青紙泥金作繪已百餘年矣而金色不改府君風雅好士所交皆當世名士家中所存半爲府君故物程徵君瑤田比之於顧阿瑛也府君書法入承旨之室斷縑零絹今鮮有存余題畫詩以康熙前爲斷蓋幼時遊里中諸收藏家親見其論畫必宋元人乃辨別其真假工拙明及國初不甚措意若乾隆以來鮮有齒及者大亂以後金冬心鄭板橋之儕一聯一幅皆值數萬錢承平時中人之家黏柱障壁比比皆是亦無人估價也嗟乎竹垞先生論明窑瓷器之言豈不信哉竹垞序感舊集語水村時代稍近以其爲先高祖而作故與吾族諸畫家並系詩焉

今蘭非古蘭今畫乃古畫空階與粉璧嬌娜誰真假尋幽宜蠟屐出塞還盤
馬寫贈素心人高堂百年掛

白山先生畫

白山先生以前代遺老倡漢學於東南與亭林遙相桴應所著字詁義
府兩書及杜詩說已爲玲瓏山館馬氏進呈錄入四庫其書法如龍虎
盤崛蓋得晉人不傳之秘祝唐以後書家皆煙視媚行也先生不以畫
稱家有敝冊以墨點山水樹石皆自然高妙先生子鳳六爲老畫師然
骨韻遠不逮矣

吾廬修竹已蒿萊

先生遭訟無屋先州牧府君築屋以居先生先生喜名之曰吾廬家可堂先生虛船集中有吾廬歌

遺老心情亦可哀畫怪不須蚩馬遠殘山剩水足徘徊

孫知微畫水

外祖洪雲上先生善古畫一幅長六尺全幅皆水作波濤起伏之勢墨色濃淡相間一鯉魚長可盈尺盤躍其中懸之高堂水勢皆動魚亦躍躍欲出雖至靜者不能逼視移時目不轉睛洶坡公所謂洶洶欲崩屋者相傳爲孫知微真蹟紙質堅韌亦必非宋以後物也洪氏歷代寶之外人不以輕視每值三伏則懸之清鑒軒旬日以當曝畫軒爲華亭畫額余以洪氏外孫故得數見之

古人畫水但畫藻畫家畫水無專門奇哉孫氏出新意能使坡公無間言昔者我行虹源萬山中見我舅氏洪崖翁笑指高堂上白日生雷風鬢髮前年擊汰下鳩茲江濤湧洶驚兒童篙師絕叫不得渡一川晴雪煙濛濛近視浪

打頭郤立珠濺衣鯉魚一何神騰空如欲飛便乘此魚上審漢自號琴高知是非虹源多高山巨蛟潛伏深山隅多年一出必爲患崖崩谷裂萬室嗟其魚嗟蛟一何愚山中豈不好何必爲龍躍天衢亦如此鯉波中藏翻波濺浪情有餘我無老坡才熟視發嗟咨願向洪流親洗筆波瀾萬頃更題詩

鄭所南蘭

余生也晚里中耆宿多不及見猶及見王杏飄汪藝梅曹芙裳諸先生皆風雅好獎進後學兼工賞鑒而是時休歎名族乃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法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與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賞鑒家所津津稱道者而卷冊之藏尤爲極盛諸先生往來其間每至則

主人爲設寒具已而列長案命童子取卷冊進金題玉跋錦幘繡襯一
觸手古香經日不斷相與展玩歎賞或更相辨論斷斷不休某以鬚齡
隨侍長老坐隅蓋往往見之恨爾時都無所知百不能一二記憶也此
卷亦外氏所藏猶鬆髣其筆意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百家題咏苦紛紛博得少陵兩句足

李成山水

程氏古畫以李成五老峰圖爲第一書蹟以大令保姆帖爲第一余時
方稚齒來往程氏齋中未知請觀然耳熟久矣亂後雲松先生孫少帆
避居祁門書畫數十篋寄於山農家忽爲太平賈人賺去汪授芝聞之
驚歎約余與雁卿芥湄十數人會於場田議相與贖之不可則訟之賈

人懼乃以卷軸數者介鄉人獻於曾文正公以求庇而盡掣其箇篋以赴武昌厲伯荷方伯吳芷生大令得之頗多李畫及大令帖未知歸於文正抑歸於厲吳然皆可謂得所矣此畫余至今未之見感念往事聊爲一詩誌之大令帖則雲松先生書畫跋稱以千金得之蘇州者也

雲根枯木擅風流廬阜烟嵐萬古秋今日畫船無米老畫家誰識李營邱

高房山山水

僕嘗言宋元詩家惟虞伯生真有得於畫家山水氣韻之妙故每一下筆輒有雲煙蒼潤之致繞其腕底若摩詰詩中有畫猶僅得其好景而已房山此卷爲新宇舍姪所藏惜無道園好手一再題詩也

高公潑墨太模糊學古風流今已無莫把風砂嗤北客房山山色自清腴

季高

迪郡彥敬畫有尚舊生長金臺下見慣風沙
草漫野之語蓋未嘗見房山風景之佳也

王叔明山水

吾族承德堂家藏鸞綾象匣蓋當時以備進御者

黃鶴去不返翩然名墨存吳興得家法荆關有專門匠心細毫髮厚力蟠昆
崙畫史但太息誰能涉籬樊黃氏守此畫寶之等攀尊金題與玉蹠留待呈
金門繩惟純皇時民物何阜蕃翠華每南幸淮海開乾坤山祇與水怪効力
同騰奔商人盛絲車媚獻隨所敦他氏不敢知吾黃名實曠聯翩槐棘間冠
蓋何軒軒豈惟力供儲誠款達希閣英英玉蓮花咳唾猶承恩此畫胡兒
遺韜精老山村山村亦難保賊騎如雲屯子女不相守雲煙更何論玉山有
興衰金谷多黃昏百年喬木在太息思鄉園

堂中舊藏玉盤孟翡翠硯山之屬又有髹漆唾盂爲

蘭蓄形狀以銀線握其樞則
花自開唾已復合至爲工巧

坡公墨竹

亦承德堂物

嗟我文忠亦以畫名墨竹一派近在彭城仙人乘鸞下遊玉京豈是可法公

自寫生我有谷帖光如日星龍擎虎攫風縱雨橫二妙一堂快哉生平舊有

五谷馬伏波詞

商喜西園雅集圖

僕之先世多蓄法書名畫嘉道以來家道中落往往歸於他氏然存者
尙多有書一樓列几堆積高五六尺多有前代古本而不容取視又有
大小竹木筈十餘箱貯先世冠屨之屬皆明代之物一日登樓見一筈

匣蓋微露日光映射其中似有籤軸然巨篋層積力不能舉又不敢公然啓視以手探之出一小冊則柯敬仲書月賦小楷又於他室塵鼠迹中得趙承旨西園雅集圖記小楷以呈先君曰是并州牧府君遺物吾昔嘗見之好事家欲得之久矣童子寶之經亂後二物並失去樓中物百無一存楹書既不能盡讀又不知笥中尙有幾許名墨也昔人稱煙雲過眼若僕者先世舊藏乃並不獲過眼之樂欲如元裕之作記而不可得不亦可太息乎此圖先君所蓄筆墨精好今雖不存然念之輒不忘也

誰繼龍眠蹟商公筆有神風流鄴下貴高會永和春詩句留巖隙巾裙散水濱異時文字禁淪落半斯人

叔祖秦友府君畫菊便面

府君爲大父之弟與大父友愛至老無間言從大父學繪事間作花卉
娟雅入格吾黃氏多畫家自碧峰先生以來代有作者吾所及見又有
小船靜之皆善花卉靜之兼善寫真小船工夫最深二人者並未能免
俗小船父還齡老人工書效王夢樓尤逼真與汪竹坪齊名小船作畫
父爲書款字好事者以爲古畫爭持去父歿畫亦減價矣

黃潭產四絕菘菜棗與茶沙田又宜菊紛敷多好花錦繡滿原野四顧秋無
涯豪家列屏幛琉璃照明霞未若空齋中時盆植孤芽蕭疏對書卷几格霜
橫斜府君性如菊澹宕憎羣譁偶貌幽人姿香風生畫爻六年未還鄉江介
眞如家油菜味洵美襄陽不須誇油菜武昌最美襄陽亦有名實舉肥耳盆花半洋產點綴少

精嘉以此憶故園蓴鱸發長嗟何日扁舟去長錢刪金沙

詠羊皮燈屏

升庵集有羊皮燈長律極工黃氏有羊皮燈屏三瑩淨可喜蓋族祖鳳
六輯五柳溪諸先生所繪筆墨皆有矩矱亦百年前物矣爰仿升庵七

言體詠之

棠溪仙殼色如銀六曲屏風製作新雲母琉璃徒耀畫青玉銅芝不隔塵何似靈源裁粉鄧金花燈火爛生春屏中畫采發迷離義士仙人神骨奇衣袖沾紅淚須眉澈素絲射獵陰山意態工旌旗袴褶蠟光中初訝明星隨馬落又道獵火滿山紅帶箭山羊質無假冒雪渾脫色并融草樹山河畫更難千
年精氣現爛斑金華石爛宵光彩洞庭龍起暮波瀾元宵遊女貌如仙奇裳

聯轡各喧闐試抽玉燕敲花落更步青莎踏影妍不羨綠沈飛彩鳳但愛祥光映鬢蟬歸來緩帶銀屏下還怯羊燈照獨眠

石濤琴谿圖卷子

款云送退庵法弟歸新安蓋吾邑亦有琴谿非琴高仙處也七言一章皆禪障語又有汪扶晨閔麟嗣題詩

髡家第一流搖筆動滄洲爲送山中客圖成江上秋雲生小南海

琴溪之山又名小南

海風動木蘭舟春水桃花岸令人憶昔遊

溫日觀葡萄卷子

金繩鐵索亂相交萬顆元珠掛樹梢不是畫師溫日觀人間誰解畫葡萄

草心樓畫集終

摹印述 筆本

番禺陳澧撰

顥民近欲學刻印余謂此秦書八體之一謂之摹印古人小學之一端也古摹印既有師法故文字精雅爲物雖小而可與鼎彝碑版同珍後人爲之不能及也不講小學不能作篆書隸書故也因舉古今人論印之論撮其大略并溯源於篆書之法以告顥民丁未正月蘭甫書

篆書之體有三一曰古文舊頡始作之周太史籀所作曰籀文說文重文所載及世傳古鐘鼎彝器銘字是也二曰篆文秦丞相李斯作亦謂之小篆籀文謂之大篆故秦篆謂之小篆說文正體字是也三曰繆篆世所傳古銅字是也漢延光殘碑張遷韓仁碑額即繆篆體漢晉銅器及瓦當文輒文亦多此體

摹印以繆篆爲字主而繆篆仍當以小篆爲根本小篆之有說文猶楷書之有康熙字典說文所無之字作小篆不可用猶字典所無之字作楷書不可用也說文雖無而小篆碑版有之則亦可用如秦碑有詔字漢少室石闕有佐字漢碑額有銘字皆無說文

說文筆迹相承小異諸字是也猶楷書碑版之字不盡合說文作篆者可倣之如大徐本說文卷末所載篆

說文作楷者可倣之如大徐本說文卷末所載篆猶楷書碑版之字不盡合字典作楷者可倣之也惟碑版字間有太怪太繆者不宜仿耳怪者如

繆者如李陽冰城隍廟記以目字爲日字之類

繆篆之體方正縝密其字較小篆有省有變而苦無專書惟於古印譜求之然字不能備也俗所行六通不可據漢印分韻較勝昔人言當仿漢隸字體而仍用篆書筆畫此語蓋得之矣凡作印先檢說文識其字从某从某然後酌其章法

如盡依說文覺其窒礙宜有省變則仿漢隸之體爲之可也省變非但指全字而言偏旁皆可倣之故欲知漢隸省變當先識說文正體

隸書較之篆書有省變太甚者如水旁作三點是也繆篆偏旁亦可作三點然必須字字相稱否則仍當作三舉此一字餘可類推

考漢隸當檢顧氏隸辨宋人有隸韻漢隸字原二書隸韻刻本失真漢隸字原之字隸辨已藏收而更收近代所出碑字故最爲全備隸辨每一字載數體大約以第一體爲最正其注論篆隸之流變亦可參究

說文所無之字作小篆當假借至繆篆則不必盡拘說文繆篆本非說文字體故也如俗字繆篆亦不可用但欲知假借及字之雅俗正不易耳

作古文篆當據說文所載及博古圖等書取其字易識者用之難識者勿用

以上所論乃字體也既知字體當講求作字家法此非多見古碑版不能知也

篆書碑版以石鼓爲最古相傳以爲周鼓蓋籀文也其字大小不等方圓斜整不拘然有疑爲字文周時物者惟秦碑實爲小篆之祖今傳於世者有鄆
鄆泰山二碑殘字繹山碑亦有宋人刻本繹山前段韻語字體皆方後段詔
書及鄆鄆泰山殘字二碑殘字
亦皆詔書皆稍圓至漢碑篆書則多方體有頗近繆
篆者吳天發神讖碑更方而有稜峻厲極矣唐李陽冰書則純用圓轉之筆
宋僧夢英郭忠恕皆陽冰嫡派

夢英與郭忠恕論篆書有云撓而無折又云方上圓下二語最得陽冰家法
方上圓下如口字是也下圓是一筆撓轉上兩角方則兩筆所轉合也凡陽

冰書方者是轢合處非一筆所接折故曰無折

篆書筆畫兩頭肥瘦均勻末不出鋒者名曰玉筋篆書正宗也其垂筆末漸肥大如漢尹宙碑額或出鋒如天發神識皆非小篆正派

篆書筆畫兩頭有圓者有方者其圓者秦碑是也方者天發神識是也

篆書有不垂腳者有垂腳甚長者惟二李

李斯 李陽冰

最爲適中

楷書筆鋒全露隸書稍藏篆書更藏然鋒雖藏而意仍在也其有起有應正與隸楷同如艸字兩少形雖同而精神則左右相顧即少字旁兩筆亦然並非兩邊如一有似印板也非深於此道者不能知也

作篆以雅正爲尙李陽冰謙卦奇形迭出殊不足尙至夢英十八體之惡劣更不待言矣

作印固當學篆書且當學隸書古印往往似漢隸

古人名印其文曰姓某曰姓某某印曰姓某之印曰姓某私印曰姓某印信二
名則曰姓某某曰姓某某印其印字在姓下回文讀之也單名者不得回文
讀也有稱臣者曰臣某二名則曰臣某某不加姓亦無之印私印等字今人
作印稱臣又加姓與印字非古法

古人字印曰姓某某後人多不加姓又有加氏字者曰某氏某某近有以姓
名字合爲一印者有云某某一字某某者皆非古法

古多兩面印一面姓名一面曰臣某凡稱臣者必兩面印或一面姓名一面姓字亦
有一面姓名一面作吉語如大年長年日利常富長樂之類

古無道號印今人競尚道號如作道號印則作朱文爲宜然白文亦無不可

古姓名印無加地名者後人有之如趙郡蘇氏楚國米芾是也今人多以官銜作私印然須用古官名或今官名爲古所有者此與成語作印無異否則似官印也或有不古不今憑空杜撰貽笑識者矣

屋扁作印以唐人端居室三字白文印爲最古吾子行云不若用朱文昔人有收藏圖書印文曰某某圖書此印章所以訛俗稱圖書也亦有曰某家藏某某珍玩之類

古人封書印文曰某某啓事且有作韻語者曰姓某某印宜身至前迫事毋開願君自發印信封完今人用護封等字俚俗之甚

詩句文句作印古人所無近人多尙之亦頗有致至有刻成篇詩文者殊可笑

昔人有自撰二語作印者姜白石之鷺揚周郊鳳儀虞廷是也

夔寓二字
姜有

以俗語作印者吾子行之好嬉子是也然不必效之既知作印之式宜講章法筆法吾子行謂印文當平方正直縱有斜筆當取巧避過是也然此所論乃其常格古印亦有用斜筆圓筆者總在章法相配得宜耳

子行又謂印字有自然空缺懸之最佳是也又當知有一空處必更有一二空處配之

子行又謂印字筆畫多者占地多少者占地少也但如四字大印則占地宜略相等不可多少懸殊

古印字畫疏密肥瘦均勻者爲多其不均勻者其斟酌盡善處也不均勻乃其所以爲均勻也

篆書重文皆作二小畫此古法也而俗工刻印遇兩字偏旁同者亦作二小畫謬甚

昔人論印文不可擁腫不可鋸牙燕尾又謂古印字轉折處及起處住處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可謂形容盡致矣總之深於篆隸之學多見古碑古器古印則方圓皆得其妙不須以擁腫鋸牙燕尾之類貌爲古拙即或有之亦不足爲病矣

近人作篆於十字相交處描之使圓梁撫部退庵隨筆言有於黑漆方几貼四圓紙曰此篆書田字也此雖諧語深中其病

白文不可太細太細者必當有古勁樸野之趣朱文不可太粗明人朱文印有字極粗邊極細者俗格也

古銅朱文印其字方正而多逼邊邊與字畫粗細相等或較字畫稍細
古朱文小印多闊邊細畫其字往往破碎詭異不可識然甚奇妙

元明朱文印字多與邊連其邊之粗細略與字等

古印多有半白文半朱文或三白文一朱文其章法一片渾成驟觀之朱文
亦似白文其妙如此

一印中兼有白文朱文或白文有邊或中有界線古人皆有法若旁作龍虎
則雖古人所有亦不必效昔人嘗論之矣蓋龍虎宜樸拙工巧則俗矣其無
字之印但作獸形及魚鱉之類者亦然

刻印有作篆極工但依墨刻之不差毫髮即佳者有以刀法見長者大約不
露刀法者多渾厚精緻見刀法者多疏樸峭野孟蒲生孝廉云古人刻碑亦

有此二種蒲生深於篆隸金石之學其所論往往造微

古印筆畫斷爛由於剝落之故不必效鑿印邊斷缺亦然

古銅印文

今人遇古銅印輒曰漢印其實不盡漢物也

古茂渾雅章法則奇正相生筆法則

圓而厚蒼而潤有釵頭屈玉鼎石垂金之妙與古隸碑篆無異令人玩味不盡然好古印者少好時樣者多甚矣識古之難

古銅印或鑄或刻刻者往往不如鑄者之精鑄法有二一爲撥蠟一爲翻沙蓋撥蠟尤精

昔人謂唐時印皆九疊文其實不盡然厲樊榭嘗辯之矣九疊文甚俗然實出於繆篆屈曲填滿之法但加甚耳

趙松雪始以小篆作朱文印文衡山父子效之所謂圓朱文也雖非古法然

自是雅製作印能作圓朱文可謂能手矣

古印似漢碑圓朱文佳者則似李陽冰篆碑

印自文氏之後遂爲一家之派汪尹子最佳何雪漁梁千秋之爲白文往往惡劣浪得名耳

程穆倩以古文作印但取新奇不必效也或偶爲之亦當用玉筋篆法書之蓋古文本當作尖筆所謂蝌蚪文也以之作印則不相宜

浙派今時盛行其方折峻削似天發神讖及魏碑隸書近人變本加厲或近粗獷或又纖仄頗乖大雅

前明及國初人以刻印名者甚多周櫟園有印人傳觀之可知諸家流派近時汪氏印譜自漢以來至近代之印蒐羅最富吾粵則以潘氏看篆樓印

譜所收爲最夥皆古銅印也程易疇撰序考證甚精見通藝錄

古官印不過方寸私印尤小今人多用大印然甚難工字少則尤難也宋元人官印甚大多有佳者可倣之明人大印亦間有佳者大約大印作朱文較易耳

今人印有小如豆者亦古所無

古印皆正方少長方者至兩小方印相連各刻一字者後代乃有之

圓印橢圓印壺盧印但宜作朱文古銅印有橢圓軍曲二字白文天然配合不能有意爲之也且橢圓印即作朱文亦難工如連環樣已纖俗琴樣鼎樣楸葉樣之類尤俗之甚不可用復有因石形爲之者亦不雅觀

兩面印甚古其後有四面印且有六面印五面刻字一面作紐其紐上平亦

刻字

古有子母印空其中而藏一小印也古印皆用銅王元章始用花乳石今私印皆刻石鑄銅者少矣

孟蒲生云今人鈐印用油朱與銅性不相宜

晶玉印難刻若令工人鑿碾多不如人意不如用石固不必貴玉而賤瑣耳
古銅印之體皆扁印兩面或獸紐獸頭或正或左或龜紐或瓦紐鼻紐其亦扁無右顧者

貫紐必橫今人石印多高如石柱雕刻人物山水尤近俗矣

石印刻款字於旁亦有致然其語與字皆宜雅否則不如不刻古人封書以泥印以印之其後用水和朱又其後乃用油今有仍謂油朱爲印泥者取其語近古耳

古人書畫署名不必皆鈐印即鈐之亦只一印今人輒鈐兩印至卷端及下
角與接紙處皆可鈐印蓋自宋元以來已如此昔嘗有譏人用引首印者此
泥古之論也

宋 晁說之以道 著

松

古用松煙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煙之製尙矣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尙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晉貴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曰墨取廬山松煙唐則易州潞州之上黨松心尤先見貴後唐則宣州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之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今兗州泰山徂徠山鳴山繹山沂州龜山蒙山密州九仙山登州牢山鎮府五臺邢州潞州太行山遼州遼陽山汝州竈君山隨州桐柏山衛州共山衛州柯山池州九華山及宣歙諸山皆產松之所兗沂登密之

間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沈重品爲上然今不復有今其所有者纔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蓋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黟山松羅山之松品惟上上遼陽山竈君山桐柏山可甲乙九華山品中共山柯山品下大概松根生茯苓穿山石而出者透脂松歲所得不過二三株品惟上上根幹肥大脂出若珠者曰脂松品惟上中可揭而起視之而明者曰揭明松品惟上下明不足而紫者曰紫松品惟中上礪而挺直者曰籤松品惟中明不足而黃者曰黃明松品惟中下無膏油而漫若糖苴然者曰糖松品惟下上無膏油而類杏者曰杏松品惟下中其出歷青之餘者曰脂片松品惟下下其降此外不足

煤

古用立窯高丈餘其竈寬腹小口不出突於竈面覆以五斗甕又益以五甕
大小爲差穴底相乘亦視大小爲差每層泥塗惟密約甕中煤厚住火以雞
羽掃取之或爲五品或爲三品二品不取最先一器今用臥窯疊石累礦取
崗嶺高下形勢向背而或長百尺深五尺脊高三尺口大一尺小項八尺大
項四十尺胡口二尺身五十尺胡口亦曰咽口口身之末曰頭每以松三枝
或五枝徐爨之五枝以上烟暴煤粗以下則烟緩煤細枝數益少益良有白
灰去之凡七晝夜而成名曰一會候窯冷採煤以項煤爲二器以頭煤爲一
器頭煤如珠如纓絡身煤成塊成片頭煤深者曰遠火外者曰近火煤不堪
用凡煤貴輕舊東山煤輕西山煤重今則西山煤輕東山煤重凡器大而輕

者良器小而重者否凡振之而應手者良擊之而有聲者良凡以手試之而入人紋理難洗者良以物試之自然有光成片者良凡墨有穿眼者謂之滲眼煤雜窑病也舊窑有蟲鼠等糞及窑衣露蟲雜在煤中莫能揀辨唯唾多可弭之然終不能無

膠

凡墨膠爲大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且潘谷之煤人多有之而人製墨莫有及谷者正在煎膠之妙凡膠鹿膠爲上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莫先於鹿膠故魏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烟代郡鹿膠凡鹿膠一名白膠一名黃明膠墨法所稱黃明膠正謂鹿膠世人多誤以爲牛膠但鹿膠難得煎法用蠟及

胡麻者皆不入墨家之用按煎白膠法先以米泔汁漬七日令軟然後煮煎之如作阿膠淘又一法細剉鹿角與一片乾牛皮同煎即銷爛唐本草注曰麋角鹿角煮濃汁重煎成膠今法取蛻角斷如寸去皮及赤辟以河水漬七晝夜又一晝夜煎之將成以少牛膠投之加以龍麝鹿膠之下當用牛膠牛角水牛皮作家所謂鄉掘皮最良剔除去毛以水浸去塵汙浸不可大軟當須有性謂之夾生煎火不可暴常以箒攪之不停手貴氣出不昏時時揚起視之以候厚薄直至一條如帶爲度其脉膠不可單用或以牛膠魚膠阿膠參和之兌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令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惜哉其用一生膠耳當以重煎者爲良

羅

凡煤須用羅後魏賈思勰曰醕煙搗訖當以細絹節爛內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飛去不可不謹

和

凡和煤當在淨密小室內不可通風傾膠於煤中央良久使自流然後衆力急和之貴潤澤而光明初和如麥餅許搜之有聲乃良膠初取之和下等煤再取之和中等煤最後取之和上等煤凡煤一斤古法用膠一斤今用膠水一斤水居十二兩膠居四兩所以不善然賈思勰墨法煤一斤用膠五兩蓋亦未盡善也况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速售故喜用膠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時大膠墨紙黃小膠墨紙微黃其力以是爲差凡大膠必厚厚難於和和之柔則善剛則裂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

生漆三錢熟漆一錢取清汁投膠中打之匀和之如法

擣

凡擣不厭多魏韋仲將墨法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益愈後魏賈思勰法曰亦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唐王君德則用石臼擣三千杵蓋其擣無數其擣過黏沒光不可擣自從臼中滾出爲度出自白納淨器內用納封罩慢火養之底上作數穴以通氣火不可間斷爲其畏寒然不可暴暴則潼容謂之熱黏不堪製作凡鹿膠擣成便丸捍不可遲延稍遲乃皴裂不堪若牛膠擣之一日後膠行力均再入臼擣千餘下乃可丸捍丸時用五人相次人有鐵砧椎三五百下舊語曰一椎一折斷手捷此其法也初椎成爲光劑爲硬劑又過硬劑爲熱劑每不剝傳畢五人成熟劑乃入匠手丸捍

丸

凡丸劑不可不熱又病於熱熱不堪用雖成必不光澤易碎裂凡急手爲光劑緩手爲皴劑一丸即成不利□再

藥

凡墨藥尙矣魏韋仲將用真珠麝香二物後魏賈思勰用柏木雞白真珠麝香四物唐王君德用醋石榴皮水犀角屑膽礬三物王又法用柏木皮皂角膽礬馬鞭草四物李廷珪用藤黃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今兌人不用藥爲貴其說曰正如白麵麯清又如茶之不可雜以外料亦自有理然不及用藥者良舊有別集藥法一卷

印

凡底板貴乎直寧大不乙平板上俯下平寧重不輕凡底板銀爲上面印牙爲上尋常底板用棠手板用杞蓋底板面印皆以松爲良與煤爲宜凡印大墨以水拭之以紙按之然後用印凡印方直最難用用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其劑熟可知

樣

凡墨樣取則於古無大小厚薄之限而賈思勰曰墨靈不得過二三兩寧小不大世人遂以薄小爲貴謂從前奚廷珪然宣府奚廷珪之類小墨在古品中爲佳不知雙脊龍之類大墨亦不可置在劣等要之無大小厚薄醸烟法膠爲本耳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售故近人不喜於厚大者然太大則不便於用太薄則艱於包當以厚而小者爲佳

蔭

凡墨蔭用炭灰石灰麥糠三種炭灰爲上石灰酷多裂麥糠慢多曲惟炭灰爲上凡用炭灰精篩弗雜弗濕其下唯厚上之厚薄視墨之大小時之晴晦中以薄紙裹之然置之不平亦曲見風亦裂若用石灰蔭當於新瓦器中置灰灰上用紙紙上復加以灰不可厚若用麥糠蔭以椽架葦懸室中其上糠底糠惟平惟均不可有逆糠凡蔭室以靜密溫小爲貴晝夜不去火然火大則病火暴亦病其晝夜候火隨風日晴晦最爲難又有不用蔭者墨成曝於靜密室中聽自乾又有以衣被覆之使乾者

事治

凡事治墨以水以免皮以滑石以萊州石以錢以鐸頭以漆以墨以墨最不

佳餘錯用之皆良惟此數物不及弄成如弄鞭弄茶瓢

研

凡研墨不厭遲古語云研墨如病凡研直研爲上直研乃見真色不損墨若員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以助顏色乃非墨之真色唯售磨者員研若邪研則水常損其半而其半不及先所用者惟俗人邪研凡墨戶不工於製作而工於研磨其所售墨則使自研常優一疊凡煤細研之乾遲煤粗研之乾疾凡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

色

凡墨色紫光爲上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凡光與色不可廢一次久而不渝者爲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濕敗之非古墨之善

者其有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豔澤而有漬是謂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硯試之或以指甲試皆不佳

聲

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醕烟之墨其聲清響雜烟之墨其聲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黧墨之聲粗粗謂之打研膩謂之入硯

輕重

凡墨不貴輕舊語曰煤貴輕墨貴重今世人擇墨貴輕甚非煤粗則輕煤雜則輕春膠則輕膠傷水則輕膠爲濕所敗則輕惟醕煙法膠善藥良時乃重而有體有體乃能久遠愈久愈堅濕則能敗自然成質非輕非重

新故

凡新墨不及故墨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強之如石者蓋其愈久愈堅且白物久斯變墨况其本黑之物煤久而黑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凡新墨不過三夏殆不堪用凡故墨膠敗者末之新煤再和殊善入膠久之乃可和然非大膠久蔭弗可

養蓄

大凡養新墨納輕器中懸風處每丸以紙封之惡濕氣相薄不可臥放臥放多曲凡蓄故墨亦利頻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

時

凡墨最貴及時韋仲將墨法不得過二月九月賈思勰曰溫時敗臭寒漳溶當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上時十月二月爲下時餘月無益有害既得時

須擇晴明無風之日或當靜夜若燒煤之時當以二月三月四月爲上時八
九月與五月十月六月七月水潦土濕十一月十二月風高水寒皆不利

工

凡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惟聞祖敏其後易水奚鼐奚
鼎鼐之子超鼎之子起易水又有張遇陳斌江南則歙州李超超之子庭珪
庭寬庭珪之子承浩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處惟一惟
益仲宣皆其世家也歙州又有耿仁耿遂遂之子文政文壽而耿德耿盛皆
其世家也宣州則盛臣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又有柴珣柴承務朱君
德兗州則陳朗朗弟遠遠之子惟進惟迨近則京師潘谷歙州張谷

墨經終

琴學八則

燕山程雄穎菴著

甲子仲夏返京師過山左遂訪運長胡子懷先生因客署中三月無日不撫絃動操一夕值倪子汝明陳子繪思曰美哉君之音移我情於霄漢間矣舍君不從更於何學乃以琴理問余余曰微矣擇其淺者數則使子等易習而易知何如哉遂次爲琴學八則

一上弦先上五弦以不鬆不緊爲度次上六弦以食指按五弦十二徽半以大指撥散六應次上七弦以食指按五弦十徽應次上一弦以食指按本弦七徽大指撥本絃名指勾散六應次上二弦食指按本弦七徽大指撥本弦名指勾散七應次上三弦食指按本弦十一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五應次

上四弦以食指按本徽九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七應則諸弦皆調矣上弦須略緊一分而後按徵配合不致大差如五六七絃在徽上應者爲鬆徽下爲緊一二三四弦在徽上爲鬆徽下爲緊或弦鬆用大指向外而食指向內則緊若弦緊將大指向內而食指向外則鬆此雖蟲迹然亦不可不知其以上弦以上之用法手帕攬弦而上

縱法上之用法手帕攬弦而上

二置琴几置琴于几上其身體必須離几尺許端肅而坐斜對五徽椅宜高几宜低其軫與雁足下亦必設琴薦或氈或絨片以水濕透墊實則琴不致推動几離軫四指以便推放無使左手高而右手低尤忌曲臂彎腰若身近琴几不但下指局促其力亦不能運用而鞠躬拮据之形盡情顯出其於琴品亦何足觀只離几遠則週身之力到臂兩臂之力到指十指之力到尖而

運指動弦自然臻妙境矣

琴心

几高二尺四長三尺寬二尺以竹葉石爲或紫檀鑲柏木亦可其脚不可細此係周

尺

三和絃和者必取回音相合引而俱長無少參差始謂之和古人論聲有天地人三等鼓琴原以人聲而參天地其清濁高下審辨甚微若按徽挑勾專憑地聲恐初學耳根未淨猶有毫釐之謬仍不能和不若取天聲清虛不雜其聲自純故依徽間勾而聲不準者再打泛音使兩絃餘韻合而不散此眞天然之和也而音無夾雜又極易於分別從此而推入地聲又推之人聲皆可以相合之由參透此機琴理已思過半矣

四修指今人動曰甲肉相半緣甲附肉而生自有剛柔相濟之用非謂甲有甲音肉有肉音兩者可以各見也故修指右手貴去指甲之稜角淺不露肉

深不露爪始能取音圓綻其左手指甲亦須磨圓若能去至肉裏者更妙余故云一月三修不但護惜琴絃而更保全琴面其於換指按絃更屬有益五搭絃如右手運指發聲之後其指即須搭絃不可撇絃而起或中指勾一隨手搭住二絃則第二聲或剔或勾或抹或挑該是何絃皆可應指而得不失分寸其挑七亦宜抵住六絃爲第二聲着絃之度至於左手大指名指亦有勾撥之處與右指同功宜相緩急緩彈猶得逐絃按徽若緊彈時則必須一指捺住兩絃或至三絃始可接續出聲不致間斷而手法自無急遽之病右指彈之益覺利便又第二聲如有抬起爪起向聲放合之類宜用指尖而不用節則指法不滯如此用指久之習熟自無右顧之病而心目精專於左指其按徽必免參差之失矣

六按徽徵者爲聲韻之準則五音六律皆在其中最爲精要徽數一差失之毫釐其間源流盡失不可言琴唯心目注定左指不使分毫假借則發音必歷歷分明其於剛柔相生連絡呼應之妙亦即於徽中備具始不謬於作者之旨若按徽不准偶得新聲輒云可以駕前人而獨上也究至離音破律百病叢生恐弄巧而翻拙耳不可不慎

七發聲夫聲原從指出左右手指除禁指外餘者皆屬緊要而其間用力分數不可不知如右手中食二指約用十之六名大二指約用十之四其左手大指十分中約用六分名指約用三分中食二指各一分然諸指中最有力者莫若大指而過抑之亦易於失音故凡劈宜剛而必帶柔意托宜柔而必帶剛意名指最無力打摘忌浮中食指雖有力然單用一指其力仍薄又宜

加意凡勾宜重而實剔則脆而輕抹比勾之重者略微挑宜輕而更有情致其左手如大指綽必曲而至徽注直其節若左指未至徽位右指不可就彈半路發聲此琴中最忌者中食指按徽亦同其名指按徽極欲堅實因其無力易軟宜將中食二指擠緊於名指或搘或吟或揉或綽注再無不實之理且於緊彈處更可兼管他絃也但吟揉中亦有辨焉小者爲吟其指不離徽位大者爲揉將指出徽上下寸許如此則吟是吟而揉是揉決無混雜之病矣故學琴之士得手無先後若能於右手用指尖取音而得其輕重於左手按徽質中仍活滑中能畱則聲之所發自不同於凡響

八取音取音之理全憑兩耳必須細察其孰爲剛孰爲柔孰爲剛中之柔孰爲柔中之剛何也聲音之道皆由天造其中高下抑揚悉本陰陽自然之理

生生不息故淺之足以悅人心微之即可通造化大約音有起必有應如呼吸然而剛柔之節已默寓於其內故起音剛者必以柔應非曰柔能制剛也蓋剛本生於柔也起音柔者必以剛應亦非曰剛能制柔也蓋柔本生於剛也能辨其相應即相生之機則音學雖微已參妙諦而按絃運指不期其合而自合矣此上乘法也金鍼暗度唯慧心人能自得之

琴學八則終

侯官高兆雲客著

出北門六十里芙蓉峰下有山焉連亘秀拔溪環其足志云山產石如珉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長老云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輦致巨石塞其坑乃罷貢至今春雨時溪澗中數有流出或得之於田父手中磨作印石溫純深潤謝在杭布政常稱之品艾綠第一卒歎其未見也謝沒五十年吾友陳越山齋糧采石山中得其神品始大著去秋予江左歸好事家伐石於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穴山穿澗搘岸爲谷達路之間列肆置偷耕夫牧兒咸有貿貿之色於是名流學士懷瑾握瑜窮日達旦講論辨識錦囊玉案橫陳齋

館接文采則增榮共欣賞則無倦予也負疴慕悅莫致往往命駕周覽故人之家心目蕩嗜好爲移詎比烟雲過眼之喻迺憶所見錄爲一卷聊以自娛且慨茲山焉

陳越山二十餘枚美玉莫競貴則荆山之璞藍田之種潔則梁園之雪雁蕩之雲溫柔則飛燕之膚玉環之體入手便人心蕩

林道儀甘黃無瑕者數枚或妍如萱草或蒨比春柑白者皆濯濯冰雪澄澈人心腑

彭十厓凡五十有一枚清秋雲日俱淨空山天色者一一橫二寸高半寸望之如郊原春色桃李蔥蘢一如出青之藍蔚蔚有光一黃如蒸粟伏項有丹沙茜然沁骨徑半寸方者一如硯池點積黑瀋明潤欲吐一枚長寸有

五廣八分兩峰積雪樹色冥濛飛鷺明滅神品一如凍雨欲垂者方寸夏日蒸雲夕陽拖水各一如墨雲鱗鱗起者一一半寸薄方有北苑小山皴染蒼然冰華見青蓮色者一逸品一長方如美人肌肉方寸中含落花落霞者二二寸方者通體如黃雲中瞳瞳日影葡萄太玄犀花艾葉綠鹿文苔點各一俱妙品白如玉者二甘黃玉者三

陳嵩山一枚膚理瑩然映燭側影若玻瓈無有障礙方二寸高三寸重九兩林陟廬如棕文者一一徑寸方者精華爛漫如數百年前琥珀瑩透栗囊色者一玄玉者一瓜穰紅白者一小方柱一枚如蔚藍天對之有酒旗歌板之思一渾脫高貴若象牙不辨爲石二寸而方者一紅絲繚臂麗同嫣膚一半寸方柱溫純深潤太液之藕大谷之梨未足方擬

王君寵十八枚漢玉色楊璿作狐鉦項上微紫神品如赭黃羅方柱二二枚
微紅散若晚霞時稱晚霞紅霜姿玉色徑寸者二血浸甘黃者二

楊去聲霞紅雲青相雜者二一黃如枇杷血浸半面重可五兩妙品

唐湛一方潤勝漢玉正面遠山如黛數株春樹雲氣蒼蒼神品

李某徑寸一方如秋空無雲天色獨垂鵝兒黃者一一脩寸半徑二分置掌
上盈盈瑤光爲水光含春蠟色湛冰綃者各數枚一枚皎然如梨花薄初
日楊璿作鉦者八九韓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槃礴盡致出色繪事
二勝道人一枚色如雲握之其中水汨汨然動

長慶定公方寸一枚碧若春草通體艾葉小花神品

友人齋館肆中雜見黃柑噀手秀色通理者一白如肌膚者一何郎傅粉遜

其本色一新黃如秋葵亭亭日下一如雲海浴日微吐其暈龍鱗過雨者
一一晶瑩玉色如莫愁湖中新藕沉香色一海天晚照一神品水墨玄精
各一玉無瑕者一一半寸引首殷紅若棠梨花片一如文犀中有粉蝶半
翅藍纏絲瑪瑙一黃羅繡紋一雨過雲月一風雨射空寒氣廻薄孤峰沉
冥一枚方寸白玉膚理微有粟起大似趙妃雪夜待人時一如春雨初
足水田明滅小米積墨點蒼一共十九枚

石有絡有水痕有沙隔解石先相其理次測其絡於是避水痕鑿沙隔以解
之石質厥潤鋸行其間則熱行久熱迫而燥則烈解法水解爲上鋸行時
一人提小壺徐傾灌之

石理不一相石爲難膚黃中白膚白中白膚蒼中黃中玄黃膚黝然不可以

皮相

石有水坑山坑水坑懸綆下鑿質潤姿溫山坑發之山蹊姿閑然質微堅往
往有沙隱膚裏手磨挲則見水坑上品明澤如脂衣纓拂之有痕
潘子和謝奕硯工高手攻石能得理好事家獲石旣夥二人益自矜以禮延
致不可卒至或造廬焉嘆門一諾童子負器先驅矣

每解一石摩肩圍繞心目共注幸得妙品傳觀闈閣交手喜妬

石初剖須琉璃礪石磋之旣磋磨以金闕官瓶磨竟以水浸櫛葉縱橫揩拭
無有遺恨然後取盤輒平置几案運石榔上徐發其光

湛一詣陟廬竹堂看石方開懷趣令收却予訝之笑曰不敢久視恐相思耳
下二濟壽山石記云壽山在重巒複洞中距福州府治六十餘里有坑名五

花志云所產石類珉志語未詳嘗竊訪之舊聞宋時采取病民有司言上
請得以巨石塞坑路由是取之者少即得之亦不甚示寶於人邇來三四
年間射利之徒盡手足之能鑿山博取而石之精者出焉間有類玉者琥
珀者玻瓈玳瑁硃砂瑪瑙犀若象焉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
別有細者纈者綺者縹者蕙者艾者黝者黛者如蜜如醬如鞠塵焉者如
鷙褐如蝶粉如魚鱗如鵝鵠斑焉者舊傳艾綠爲上今種種皆珍矣其峰
巒波浪縠紋膩理隆隆隱隱千態萬狀可彷彿者或雪中疊嶂或雨後遙
岡或月澹無聲湘江一色或風強助勢揚子層濤或葡萄初熟顆顆霜前
或蕉葉方肥幡幡日下或吳羅颺彩或蜀錦簪文又或如米芾之淡描雲
烟一抹又或如徐熙之墨筆丹粉兼施言夫奇幻有不勝形噫亦異矣夫

土出之寶無勝於玉按王逸曰赤如雞冠黃如蒸粟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而茲石之美何必不然又滇志點蒼之石白質青章具山水草木之狀今施諸屏風几榻祇一色耳其精瑩滑潤不如也由是觀之玄真備其采色而不能得其波巒點蒼有其波巒而不能如其采色疑若帝遣鬼工挾南海蚌淚之屬深入碧砌雕鏤點染而後然者甚矣造物化工其不可思議至於如此也或曰量其大小輕重而數倍其直豈價欲比玉耶予曰玉所以貴者堅而不脆叩之輒鳴使茲石亦堅而有聲何必曰瑩珉何必曰琨珉也且玉之至美者不貲茲爲價僅數倍近世士大夫取青田爲圖章甚且計兩而二三其緝顧孰與茲石尤陸離滿目也或曰丹砂雲母空青之屬利用於人茲用果奚利予曰充玩好也獨不曰玉巵無當有萬鎰時乎

昔者靈璧之石米元章尙乃袖而愛之使其當此殉之性命且何如矣夫天下四洲華藏莊嚴海微塵所不能盡但求之

今皇帝版圖度玉石鮮如此者予友陳越山林道儀彭木厓石鐘林陟廬兄弟率購藏之每爲予陳於几案儼遊山陰道千巒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予貧不能購聊紀一則以當藏石庶天下知聞之奇如此

予戊申作此錄錄中吾友六人客三の方外二人共十一人今亡其四雜見之友人亦亡其五嵩山陟廬越山之石以貧散湛一一石歸予爲十叟奪去十叟亦亡今不知處木厓石最多亡後不能守李某晚爲石賈頗得錢君寵越人去聲與雜見者皆不可問矣予最後有七枚今秋燬於火火後者玄堅如玉白者多崩碎可證物虛實之理

丁巳後大開山日役民一二百人環山二十里邱隴畝畝皆變易處
石昇至大者鑿鞍轡小者爲韃珌較之宋坑造器民勞百之按伐石
之始自陳公某某之石入不得見既沒家無一枚自戊申迄今一紀
伐鑿之禍未息近五行石妖云或曰山以壽名十年中郡人恒夭折
不壽理或然歟已未臘夜跋

藝蘭記 依孟瞻先生手寫本刊

劉文淇孟瞻著

蘭有方舌圓舌海舌留尖而下垂者最劣尖而返托者爲執主舌圓而有尖

下垂者爲滴水舌全白者爲素心舌上有淡紅點者名淺色舌牆有紅者
名映腮又名桃腮又有心紅而舌白者名白舌此其大凡也

養蘭口訣

正月安排在坎方離明相對向陽光晨昏日曬都休管

春夏蘭新裁皆不宜日曬要使

蒼顏不改常

二月栽培其實難須防葉作鷓鴣斑四圍挿竹防風折惜葉猶如惜玉環

三月新條出舊叢花盆切忌向西風提防溼處多生虱根下猶嫌太糞濃以豬

四月庭中日乍炎盆間泥土立時乾新鮮井水休澆灌膩水時傾味最甜
五月新芽滿舊窠綠陰深處最平和此時葉退從他性剪了之時愈見多
六月驕陽暑氣加芬芳枝葉正生花涼亭水閣堪安頓或向簷前作架遮
七月雖炎暑漸消只宜三日一番澆最嫌蚯蚓傷根本苦兒煎湯尿汁調
八月天時稍漸涼任他風日也無妨經年污水今須換却用雞毛浸水漿
九月時中有薄霜培前簷下慎行藏若生蠟燭妨黃腫葉灑油茶庶不傷
十月陽春煖氣回來年花筍又胚胎幽根不露真奇法盆滿尤須急換栽
十一月天宜向陽夜間須要慎行藏常教土面生微溼乾燥之時葉便黃
臘月風寒雪又飛嚴收煖處保孫枝直教凍解春司令移向庭前對日暉

種植

性喜陰女子同種則香淮南子曰男子種蘭美而不芳其莖葉柔細生幽谷竹林中者宿根移植膩土多不活即活亦不多開花莖葉肥大而翠勁可愛者率自閩廣移來種法九月終將舊盆輕擊碎緩緩挑起舊本刪去老根勿傷細根取有竅新盆用粗碗覆竅以皮屑尿缸瓦片鋪盆底仍用泥沙半填取三季者三箆作一盆互相枕藉新箆在外分種之繆土擁培勿用手捺實使根不舒暢長滿後復分大約以二歲爲度盆須架起仍不可著泥地恐蚯蚓蝴蝶蟻入孔傷根令風從孔進透氣爲佳十月時花已胎孕不可分若見霜雪大寒尤不可分否則必至損花分之次年不可發花恐洩其氣則葉不長凡善于養花切須愛其葉葉聳則不虛花之不茂也

位置

蘭性好通風臺不可太高高則衝陽亦不可太低低則隱風地不必曠曠則有日亦不可狹狹則蔽氣前宜面南後宜背北蓋欲通南薰而障北吹也右宜近林左宜近野欲引東日而被西陽也夏遇炎烈則蔭之冬逢沴寒則曝之沙欲疏疏則連雨不能溼上沙欲濡濡則酷日不能燥至于挿引葉之架平護根之沙防蚯蚓之傷禁蟠蟻之穴去其莠草除其網絲助其新範剪其敗葉尤當一一留意者也

修整

花時若枝上蕊多畱其壯大者去其瘦小若畱之開盡則奪來年花信性畏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即當滌去蘭有四戒春不出夏不入秋不乾冬不

溼養蘭者不可不知

澆灌

春三二月無霜雪時放盆在露天

放盆在露天當以清明爲度
早則恐有霜雪春寒之患

四面皆

得澆水澆用雨水河水皮屑水魚腥水雞毛水浴湯夏用皂角水豆汁水秋

用爐灰清水最忌井水須四面勻灌

案水須四面勻灌以下皆謂宿花而言若新栽之花則用噴壺澆之

勿得洒下致令葉黃黃則清茶滌之日晒不妨逢十分大雨恐墜其葉用小

繩束起如連雨三五日須移避雨通風處四月至七月須用疎密得所竹籃

遮護置見日色通風處澆須五更或日未出一番黃昏一番又須看乾溼溼

則勿澆梅天忽逢大雨須移盆向背日處若雨過即晒盆內水熱則蕩葉傷

根七八月時驕陽方熾失水則黃當以腥水或腐穢澆之以防秋風肅殺之

患九月盆乾用澆溼則不澆十月至正月不澆不妨最怕霜雪更怕春雪
一點着葉一葉即斃用密籠遮護安朝陽日照處南窗簷下須二三日一番
旋轉使日晒勻則四面皆花用肥之時當俟沙土乾燥遇晚方始灌漑候曉
以清水碗許澆之使肥膩之物得以下瀆其根或云春蘭夏蘭及建素
龍星皆不宜用肥惟澆
蘭用肥亦不能多秋冬澆一次足矣自無勾蔓逆上散亂盤盆之患更能預以瓮罈之屬
儲蓄雨水積久色綠者間或灌之其葉津然挺秀灌然爭茂盈臺簇檻列翠

羅青縱無花開亦見雅潔

收藏

冬作艸圃比蘭高二三寸編草蓋寒時將蘭頓在中覆以蓋十餘日河水微
澆一次待春分後去圃或春分前天已大暖亦可
去圃是蘭皆怕社以前風只在屋內勿見風如

上有枯葉剪去待大暖方可出外見風春寒時亦要進屋常以洗鮮魚血水
并積雨水或皮屑浸水苦茶灌之

衛護

忽然葉生白點謂之蘭虱用竹針輕輕剔去如不盡用魚腥水或煮蚌湯頻
酒之即滅或研蒜和水新羊毛筆蘸洗去珍珠蘭法同盆須安頓樹陰下如
盆內有蛆用小便澆出移蛆他處旋以清水解之如有蟻用腥骨或肉引而
棄之

釀土

用泥不拘大要先于梅雨後取溝內肥泥曝乾羅細備用或取山上有火燒
處水衝浮泥再尋蕨菜待枯以前泥薄覆草土再鋪草再加泥如此三四層

以火燒之澆入糞乾則再加再燒數次待乾取用一云將山土用水和勻摶茶甌大猛火煅紅火煅者恐蟻虧傷根也錘碎拌雞糞待用如此蓄之何患花之不茂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六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齊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茗香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

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絕全以簡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法矣安能妙手

畫當以山水爲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爲工元明之法以氣韻爲工本朝惲南田則又以姿媚爲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爲皆非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然賞鑒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頭書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

不可以爲訓書畫二事以筆寫尙難于工況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書或以口啞筆作書俱不足爲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計耳豈可謂絕技乎

作僞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僞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僞褚河南不過以此游戲未必以此射利也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僞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釅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瓈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冊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欽余少時尙見一欽姓者在虎邱賣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僞日多就余所見若沈

氏雙生子老宏老啓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真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鉤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能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旣絕沒家資蕩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尙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爲留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登科第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畫者彙而記之各爲小傳云

畫中人

錢載號鑠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

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于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尙見之

王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長嘗爲余臨宋本先武肅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道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王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痴而加之以秀潤當時與張墨岑齊名遊歷名山幾遍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珠璧余與竹嶺爲忘年交有膝上鳴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尙喜遨遊山水

王宸號蓬心爲麗臺司農會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畫宗家法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爲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已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爲作

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氈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箇休悵望爲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筆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纘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緹園吳縣光福人少貧苦而好學凡詩文書畫撫印皆能自闢門徑追蹤古人嘗臨董北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聲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題贈余十餘歲時即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寶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主翰林侍讀學士工書而喜畫人物

宗陳老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余美人年八十餘尙能作蠅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于寫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寫御容其弟
子尤伯宣亦吳中傳眞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爲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十一年高宗南巡
嘗獻畫冊賞荷包等物至今錫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啟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商籍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以冒籍事去官遂
徧遊海內工于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能左右手書畫尤奇雙歌推絳樹二
牘有黃華真近時罕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模宋元明各家略備惟少書卷氣余初
至邗上識之又有虞幄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真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爲質府賓客官四川司馬仁宗在潛邸識其人召寫御容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云伸縑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喜
神譜自稱曰小宋 曾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爲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洲人爲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奇氣乾隆壬子歲余入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江南稍勝乃翁矣

莘開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楷圃學畫于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善傳真然僅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楷號楳圃其學與芹圃畧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陸氏者三年後楳圃無所遇坎坷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畫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

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畢秋帆尙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于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間

亦工花卉

方薰號蘭祇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淹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爲余作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蓑翁獨坐看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爲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尚鐵生嘗爲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椒畦岷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椒畦爲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爲三朱

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人工人物爲余臨上官周鹿門偕隱圖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菴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試不第余在京師識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齋號芝山西西安邑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于賞鑒流寓揚州爲廣陵書院山長沒時年近八十矣

周瓊號采巖吳縣橫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

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官保爲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者

古煌號錢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畚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山水宗北苑嘗爲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雲椿同在相府後來者爲太倉李大令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药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鐘號蘭川江寧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漚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于山水蒼秀
有法書宗趙董爲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
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爲諸幕府書記有名公
卿間歿于粵東可惜也

張莘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
布海東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爲至寶亦以海物爲潤筆余贈其楹帖云筆
底煙花傳海國袖中詩句落吳船

吳文澂號南蘋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
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闕上書

奉旨回籍不加罪也。晚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慎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錢璿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爲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削髮，不披緇，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爲人豁達不羈，而豪于飲喜，吟咏善頤草書，畫梅尤入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曠于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于吳門，其故人周最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

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潯雲休甯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楊州廣儲門之樓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楷號襄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巍科碩望政事明能爲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恩翁煙客之間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幅蓋在粵西提督學政時所作也
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家法稍遜于司寇嘗爲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戶部尙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爲余
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尙書爲作金萱圖直
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
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山水嘗畫梅花
溪上圖爲贈知其學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仕三已擢海防司馬
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籍甚

裘世璣號守齋儀徵人以資爲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員署江西驛鹽道
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隸真

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爲人孤峭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絕世
至于詞曲及笙笛簫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侍講工於花果翎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改琦號七蘿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工山水人物有聲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爲余作只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號甫田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痴

屠倬字琴鴻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

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樓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爲阮雲臺宮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鉞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中年頗近大癡
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疾歸花卉宗王酉
室山水近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款人稱之
曰曼壺于是競相效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
竟傳于曼壺亦奇事也

丁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于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筆墨自給若有所
甚適焉者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却寫青山賣與人爲一時傳誦

馬岡千陝西乾州人能傳真工于界劃適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撰刻關
中勝蹟圖志延岡千入署繪圖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爲指示之又
命臨模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爲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
焉

金鵲泉吳縣香雪海人少爲木工喜于畫嘗寓吳門繆松心進士家松心精
于賞鑒家藏李營丘江南半幅及諸元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
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爲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山水酷似南田高

宗愛其筆嘗召入內府呼之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命供奉內廷年已五十餘矣凡內府所有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于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于榮祿外人鮮有知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雲吳興人爲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尙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倦年七十餘尙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畫當勝于鄭板橋亦貫休齊已一流人也歿葬虎邱後山余爲題其墓

僧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爲贊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菴築精舍數間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七頌堂詞繹

穎川劉體仁公勇著

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麥漸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鯢居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

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即灝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即敕勒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下水扶天即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即平生少年之篇也

詞欲婉轉而忌複不獨不恨古人吾不見與我見青山多嫵媚爲岳亦齋所謂即白石之工如露濕銅鋪與候館吟秋總是一法

詞字字有眼一字輕下不得如咏美人足前云微褪些跟下云不覺微尖點拍頻二微字殊草草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于神味處全未夢見

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有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美成元宵云任舞休歌罷則何以稱焉

晏叔原熨帖悅人如爲少年濕了鮫綃帕上都是相思淚便一直說去了無

風味此詞家最忌

詞中如玉佩丁東如一鈎殘月帶三星子瞻所謂恐它姪廝賴以取娛一時可也乃子瞻贈崔廿四全首如離合詩才人戲劇興復不淺

詞中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體限之也大約自古詩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等句來

詩之不得不爲詞也非獨寒夜怨之類以句之長短擬也老杜風雨見舟前落花一首詞之神理備具蓋氣運所至杜老亦忍俊不禁耳觀其標題曰新句曰戲爲其不敢偭背大雅如是古人真自喜

稼軒孟汝前來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

詩與詞之分疆也

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黏如畫家開闔之法須一氣而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重字良不易錯錯錯與忡忡之類是也然須另出不是上句意乃妙

美成春恨漁家傲以黃鸝久住如相識重露成涓滴作結有離鈎三寸之妙千里徧和美成詞非不甚工總是堆鍊法不動宕唯鴻影又被戰塵迷一闋差有氣

文字總要生動鏤金錯采所以爲笨伯也詞尤不可參一死句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入聖非正法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惟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若賀方回非不楚楚

總拾人牙後慧何足比數

詞須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乃稱作手

古詞佳處全在聲律見之今止作文字觀正所謂徐六擔扳

竹枝柳枝不可徑律作詞然亦須不似七言絕句又不似子夜歌又不可盡脫本意盤江門外是儂家及曾與美人橋上別俱不可及

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觀字不可少又忌淺熟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觀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詠物至詞更難于詩即昭君不慣風沙遠但時憶江南江北亦費解放翁一個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全首比興乃更遼逸

酒壁釋褐韓偓之特遇也太液波翻浩然之數奇也

霞散綺月沈鉤有勸而無諷其人去賦清平調者不知幾里然是鉤天廣樂氣象較之文正公窮塞主不侔矣

紅杏枝頭春意闌一闌字卓絕千古溫紅嬌暮寒亦復移易不得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語其體雅正無旁見側出之妙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阿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擗就類下此則蒜酪體也惟易安居士最難將息怎一個愁字了得深妙穩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絕句真此道本色當行第一人也

文長論詩曰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應是爲傭言借貌一流人說法溫柔敦厚詩教也陡然一驚正是詞中妙境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本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

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辭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驪括體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即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古人多于過變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頭緒不成章矣

七頌堂詞繹終

七頌堂識小錄序

公勇予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穎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方大起穎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

子弟爲穎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畧相類數往來兵間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棄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以交遊爲樂實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日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駿駿通顯矣平居不輕爲文然爲之輒峭拔有致有穎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罍洗書畫玩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竈真贊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顧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爲人哉堯峰汪琬序

七頌堂識小錄

穎川劉體仁公勇著

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今在孫少宰家有姜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所謂落水蘭亭也所可疑者後有趙文敏題字耳王宗伯書數字於押縫籤後有白抱一印所謂五字者湍流帶右天也餘偏傍皆如白石所考微異者崇字山下作三點領無山之盛盛字上触處作昂首龜形由字中直如申字絳帖二十卷原爲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軒二字印印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二印者紙皆橫簾搨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合成之也後仍淳化舊題識十卷後帝王書以宋太宗爲首二王書皆割裂雜以頭眩方十七帖大

今數帖尤爲王宗伯有言古人碑皆自書雖久而筆尚可尋閣帖經數摹神氣靈矣乃世人以閣帖爲書學六經何也

王元章梅花一卷前曰印水梅影後自題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畱清氣在柴門

楊補之竹一莖數葉筆筆皆書法也後有野涉翁題字不知何人也

趙子固山水卷疎密橫斜遇糾紛處目不給賞真化工也八分自題戊午子固右三卷皆少宰物

顏魯公鹿脯帖真蹟在常州一舊家今爲王長安購得紙墨如新精神奕奕能攝人於十步外

褚河南兒寬贊真蹟爲王長安所得歲丁未冬見之京師楮書方寸餘後書

褚遂良應被詔所書二帖皆希世之寶

王額駒長安又出一玉盃臥蠶紋內有血斑初視之玉情闇然酒滿則浸色外見若出水芙蓉渠亦異物也

右軍集書金剛經世不多見所見者華陰王山史所藏云舊爲渭南南氏物聖教序不損本向爲范質公先生生物表裏裝作小冊今在華陰王家

王山史名弘撰亦有五字不損本蘭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手爲蛇足耳

巨然山水卷今在梁宗伯家疑非全幅上有淡墨灘隱隱作烟樹田塍迷離狀莫尋其筆痕墨迹向爲孫氏得之內府者今歸真定梁玉立先生

巨然又有鷺鷥大幅其立處渲墨作堅圓狀非石非灘若水落而泥凝者山

水之外此爲僅見老杜至今江海上雙影日蕭蕭似爲此句傳神亦北海先生物

高房山大幅山水全用米家法題云元氣淋漓孫北海藏舊爲分宜物曾入內國初嘗以內府書畫賜大臣外有標籤多宸濠江陵分宜沒入者宸濠之真贊半江陵多贊分宜多真此老有鈴山堂詩超超得王孟意趣眼光固自殊而爲制子所累可惜

海天落照圖趙千里作橫卷長幾丈餘輪廓用泥金樓閣界畫如髮人物小如麻子蠕蠕欲動位置雄麗令人有塞裳濡足意本嘉興項氏物今爲杞縣馬布菴所得

柴窯無完器近復稍稍出馬布菴見示一洗圓而橢面徑七寸黝然深沈光

色不定雨後青天未足形容布菴曰予目之爲絳霄

王叔明山水小幅何御史元英物叔明趙文敏甥筆與文敏大異皴法變自北苑也此幅萬松圍合枝皆垂而末仰松針用筆重於松身但覺風聲謾謾奇爲蔚蒼矣

何御史有右軍墨蹟三行亦出自內府蓋唐人臨本

國初有發阨墓者官覺而追之得陶器數十見一酒璣於京師色如龍泉之淡黃者外皆自然焦紋內有爛花砂底豐上歛下口徑三寸許

官窑螭耳洗宋修內司窑盃直如筒色如猪肝皆北海物

漢三耳壺今在京師宋子飛家

肅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缺二冊猗氏有荆

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一一四

富春山圖黃子久作草草若不經意神品也今歸泰興季氏

王摩詰溪山殘雪千巖萬壑林木叢雜向爲周又新所有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鄆陵有刻本吾家司寇所摹也人疑其贗又有知其爲鍾生所臨者墨蹟在劉相公家然余過定州看雪浪石壁間嵌殘碑乃草書中山松醪賦語筆與此同按坡公嘗鈔書一書每爲一體則忽作顚張醉素何可遽謂必無其字畫輕重不一重則稜角森然又顏法也

漁人於京口網一石致於市有以百錢得之者朝夕玩弄疑其中有痕如線因試剖之割然爲二乃硯也復售得千錢有識之者以計鈎致去蓋玉硯也其外之似石者璞也後在中州

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

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元美小像於次帙標籤文衡山八分書

鄆陵家司寇好彈琴所藏有輕如一葉者甚珍之別業有樓三層繞樓柿林數十畝嘗攜琴其上一日蟬眠聞琴聲寤見一黃衣人坐而彈愛其異音心識其節奏曲終乃起問之無所見矣自此琴在壁亦嘗作聲後碎於寇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孫氏翡翠尤勝固倣作然均非漢以後物

李伯時畫馬一卷一人廻結肩一旗立高阜馬布山谷狀態各備又一簇百餘匹鬣首相亞皆一狀駿駿走也梁闔宋氏物

倪雲林十萬圖冊本荆溪陳定生物梁闔侯朝宗爲之作記而海內知有此

圖後朝宗攜歸染園旣歿子皆不肖近聞爲一有力人脇取去矣

浮月盃陶孟也口微缺以金錮之酒滿則一月晶晶浮酒面先朝中州王邸物後不知所歸

蕉葉觚款作子字下蟲紋上純作水銀色太倉王相公物合肥王納言思齡有之

顏魯公送劉太冲敍真蹟在合肥王思齡納言家亦渭南南氏物

玉器入土與銅器同處久銅之青綠玉受之天然瑩浸大梁王半菴先生得一玉觥如是遂以寶觥名齋其子雁澤亦博學好古向猶見於其家

智永千文舊云人間合有數百本今則寥寥山陰張文肅公有一本白麻紙書百衲裝潢成冊間有缺者其書鋒颖森峭非復枯禪入定草書內押時

不免俗尋其本韻大似米老狡猾變化也

宣德朝尚繪事御筆點染工細特甚京師人家藏所畫黑猿攀檻懸臂取果極爲生動即布地菱藕諸果實亦非孫漢陽輩所及上有御寶

浮光胡蒼恒藏宣德花卉卷獨寫長春一叢設色之妙無比所謂當午月季也

憫忠寺有羅漢十六軸梵像奇古云是貫休筆

邢子愿好臨米老登岱樓詩稿停雲館刻米老九帖真蹟在嘉禾高氏後分爲三賀中來得海岱樓詩稿有米友仁跋穆考功題字今在王納言思

齡家

太原有李晉王像側坐調箭善避獨眼之謂後二武士擎轂簾一人唐巾玉

帶拱立於前者莊宗也氈笠佩劍立者明宗也其一人懸椎而侍者安敬
孜也行纏而履示賤也冠虎示服猛也傳亞子命工寫之時安已死念其
勇也

太原北吉祥寺僧藏舍利本出故晉府玻璃餅貯之大如菽白色舊五粒今
忽生三粒

太原有觀音大士塑像唐塑也莊嚴妙好土人述其靈異甚衆晉寺十六應
真羅漢亦倣唐塑按塑列畫苑今人不復講矣

范寬名中立性緩故時人號之曰寬山水大幅今在梁園宋氏上有王文安
題字字效家廟碑

中立又有山水大幅在孫少宰北海家樹葉皆草草枝幹皆有自內挺外之

勢山石鉤研皆有力神品第一宣和帝題曰范寬真蹟鈐以萬機清暇小印

宋文康公有梅花道人山水一軸橋道曲折叢樹工甚世人但以攢點擬之是未夢見

東坡竹橫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滿俊逸足移人情墨分七層予轉疑東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先生言明季亂有掠書畫賣者取直甚廉獨此幅索厚直蓋賈豎無不知有東坡者矣

王納言思齡家有蔡忠惠二帖草草處皆得晉人三昧句曲笪在辛題字亦有意

京口張氏世博雅好古所藏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真蹟字小於碑本當時

試筆所作黃庭結構妙合自然可異也考永興此碑成揭無虛日唐末已
斷泐盡矣世所傳陝揭乃五代時王彥超重摹上石者余見初揭本出大
內與今大異宋元皆未見此真蹟耶

張禮存太史又出右軍三帖唐人雙鈞也奉橘帖不逮如何帖有王勝之題
字趙文敏評者謂有遊閒公子之風張素存太史出大仰山興國禪寺碑
真蹟獨謹嚴有風骨

馮涿州宋元畫冊二戊申冬歸之孫北海先生己酉人日余獲觀焉

元唐子華大幅山水在山陰胡夫子家全倣郭河陽

越窑矮足爵栗殼浮青轉側皆翡翠吳越王所供當時民間禁不敢用故存
者極少

李迪鹿一幅叢樹流泉蔚爲幽邃故諸態皆天全也研渲俱非近今法
王若水花一幅葉似玉簪而花似萱目所未見或曰波羅花也設色極奇古
二幅皆文康公家賜物

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張爾唯學曾所藏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龔
孝升曹秋岳三先生偕王元照王文孫於都門宴別各出所藏名蹟相較
諸公欲裂而分之爾唯大有窘色北海集古句戲之曰翦取吳淞半江水
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見宣和譜己酉見之京師前有天歷之寶元文宗
奎章閣物也後有天歷三年正月奎章閣侍書臣柯九思鑒定恭跋奎章
閣侍書學士臣虞集詩又有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李潤奎章閣參書臣雅

琥二詩雅琥蒙古人

觀山口待渡圖之次日又見米南宮山水一幅山樹點法簡而能厚室宇人物舟楫皆工細已乃悟其從北苑來古人學有原本如是也有黃子久印沈石田印王文安題裝池之左千山萬山青如空大樹小樹如遊龍井西道人出神去飛過蓬萊第一峰老鐵在小蓬壺書大癡爲叔敬作此橫幅兼海岳北苑而成茫茫真氣浮動也

伏生圖席地憑几短鬚雞皮真九十老人而眉目靜遠則大儒也宣和帝題王維寫伏生數字字極楷上用乾卦印背亦精絹裝

韓幹馬一幅有劉巨濟米元章黃山谷題字爲李龍眠物右二幅下背後有臥用半印存司印二字俟考

黃子久天台石壁圖大幅樹石皆一筆寫成與富春山圖異體同韻袁忠徹家藏物也

黃子久王若水合作大幅山水上有杜伯原本八分題字沂陽董復家藏
郭熙古木寒泉圖大幅陂陀廻復二大古木一挺一盤衆木擁之淒神寒骨
有不可久居之氣

倪高士迂作匡廬清曉圖峯巒麗密林木森秀極爲工到荆關古法然也自題小詞其上曰春渚芹蒲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簷前炙背媚晴陽天涯轉眼淒芳草魯望漁村陶朱烟島高風峻節今如掃黃雞啄黍濁醪香開門笑迎東鄰老字畫挾八分最有逸趣

倪元鎮獅子林圖今在楚中程端伯家

子敬好寫洛神賦今所存者十三行耳余所見十三行與停雲館諸刻大異
又見一搨本乃全文右軍亦有全文搨本不知何時所刻原出之內府右
軍全學鍾太傅時作行草闌入索史子敬則駿驥曹娥碑法滿騫異題識
字在子敬全文下不在十三行下

文與可垂竹一枝襯襯軒翥生氣滿紙與東坡大幅迥殊乃云吾墨竹一派
近在彭城此不可以形似求也

子父鼎今在額駙王長安家

孟蘂口徑三寸許漫水銀色平肩耳內有作孟蘂三字款

周小鼎無款識高五寸徑三寸許從鼎也

黃山谷草書秋浦歌長卷真蹟得之丹陽蔣虎臣極賞之

呂氏族譜見於定遠氏家卷首八字題曰山谷老人書下有印方二寸許曰
學士之章下有敍作呂東萊書又有蘇轍魏了翁虞允文文天祥文與可
諸人題字印文皆前學士之章觀前後手蹟皆出一人蓋呂氏子孫錄本
也二勅書一爲呂蒙正一爲呂夷簡皆有制書之寶小璽敕書書法亦草
草獨二公畫像寥寥數筆神度煥然非宋之高手不能也

常郡陸竺僧度辛巳館於俞容自家好吐納導引從北地韓道學未百日晚
坐院中梨花盛開一婦人倚垂楊注視瞥見之意謂容自家人遂入戶轉
憶之訝其非時世紝自是數相見偶違其意輒見一蝶入其口若有物繫
其心者遂覺已委其身而去至宮殿見貴人侍者皆武切責之轉屠其家
竺僧忽自念予一心也何事而爲彼繫諸緣放休而已臥醒在牀矣如是

數月乃滅余謂竺僧此已魔非鬼物

草際飛致雲言於池河驛見貢猿雌雄各一抱一子傍聚獮猴數十擲跳喧
狹貢者言猿惡人間哭泣聲聞則腸絕故以是亂之雌白而黑環其面頸
以下亦黑若衣領雄黑而白環其面領緣亦白與之棗栗伺其引手接則
引遠猿必引臂及之左長則右縮信通臂也猿聲悲故有峽中沾裳之謠
茲乃畏人聲悲異哉

先君子性恬澹惟喜搜羅典籍他無所嗜丁未官京師五年是時名卿
大夫公餘揚扢風雅則有龔芝麓汪鈍翁王阮亭諸先生好古鑒賞家
則有梁真定孫退谷兩先生文酒相娛樂名曰雅會羣推先子博識相
與商榷古今考辨真贊次第間錄成帙諸公慮傳布遭徵索囑勿以錄

示人因儲篋衍六十年矣諸公旣往收藏亦化爲雲烟每一展卷覺當時文物風流即今可見熊熊奕奕詎謂斯錄可終泯哉庚子菊月上澣男凡重校付梓

識小錄終